陳恭介公文集

陳恭介公文集卷之七

明餘姚　心穀陳有年著

吉水南皐鄒元標校正

萬載崑崗張　璧同校

從子陳啓孫付梓

冢子陳啓端編輯

記

三種樓記

三種樓主人舊有樓若干楹主人少長於斯其曰三

種則晩歲始顏之也主人脩幹骨立翩翩如野鶴蚤從陽明先生游有四方之志不遂隱環堵地有朱峯號朱峯山人嘗游吳亂錢塘溺焉出沒駛颶驚濤中竟不死或詫曰天寔免子捄子心豈固有免道耶因號見心道人居久之而顏其樓廼稱曰余生無所効於世敢餐世乎哉余種禾以食種桑以衣種德以不辱余之業在樓之三物矣更號三種樓主人云主人顏樓之年而心穀癯農歸田於大江之坳主人過而訪焉問記夫已則涼德而退自託於不腴之農安知

主人雖然吾聞主人言隱然若有動於吾衷也為述其梗槩作記主人名學字惟敏徐氏世居姚江東北二十里而遥曰馬堰里癯農同邑陳有年也

餘姚縣學田記

餘姚學故有田贍士若增置以儲葺學則當新學之後六年李侯視事之四年也而李侯先曰鄧侯寔首議議曰學所繇積圮坐費詘又懼歛會故茲屬有公地可鬻得藉手而新厥圮顧若異日何誠以所樽縮之羨市常稔田歲儲其入以時視葺羨且不竭學河

永不敝便議既畢協無何鄧侯內召去得李侯廼竟成之云　國家右文作士窮徼下邑聲訓旁皇可謂綦隂然而諦覩庠校即俊國時有敝漶之嘆則何也天下之傳舍其官而日徵於簿書久矣簿書所不亟見謂濶遠而媮自恕苐令不得已而畢目前沾沾不啻足矣遑久長慮哉藉有之蓋不數睹也以其不數睹也繼者或又從而傳舍之不式於規隨之義不究宣厥圖公家事往往職是廢學政其尤也吾姚幸而有二侯又幸比時至不然若而舉也可與臯又琄又

者謂戢陳有年曰學曰何為者也是稱教之郛廓也
夫古王者立教則固有文實矣教化陵夷數百千
年大都并文與實而兩失之者半既其文不既其實
者亦半并文與實而兩失之亡論也夫亦以既其文
矣而概時學化迄媿於古得非文實之辨洵王者之
所重耶詳於王者之所重則雖提空款以為之郛廓
而不足以造士欲舉王者之所重而蔑置其郛廓不
之理則所重者將無所寄而能行士生晚近之世其
亦難成也已然王教遠矣其實可考見其在身心詢

內循而著且察也不得謂之終湮而今之曰學導田云者良大夫方後先而理之士方儒冠鼓篋游且贍於其間也不得謂無郛廓可寄縣良大夫之寀以敬應　國家右文之治而原本於王者之教之前重士不當如是耶吾姚故稱俊國閭黨之間被服詩書斷斷如也立德倡道稱天下士者接武而出士生斯地而溢交勉為古人之學不徒以現文榮問相矜長是在為之而已或亦良大夫意也余既嘉與邑士領二庚之義又大惧士狃世教無以自振於晚近而使

後之君子徵興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者同類而共備之也故於李侯之問記而僭及之貽諸来者以覧興焉鄧侯名林喬内江人李侯名時成蘄水人學田凡五十二畝三分有竒其區至佃入列諸碑陰

吏部考功司題名記

謂天下事名耶古卓詭之士靈名隠氏惟恐闕之不深而星流世齒煩謂無事名耶結繩勿論若乃後天開物之英降迨九官十六族具可考而名也夫名教之興尚矣榮名亘宇宙僇名不齒于塗之屬名識名

哉中古以來何其斷斷也陳有年曰不佞攷書爲司功云云國家稽古建官錯事而衡名實不可勝辨也綜諸司功其佈在功令若稱者不者貪者酷者罷若不謹者躁淺者才不及者老疾不任者雜然務並程晝然而臚列較然擘若者之實而不得眩鑿鑿然被以若者之名而不得辭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也或或然舉國之利器而以示人也此夫修混沌之術者所不譚也而盛王之所宰制也聖喆之所諦也志烈之所徇也好脩者之所依而葆也齊智之所急其教

而勤應也天下得之則明失之則幽得之則理失之則亂百代不能易也病者曰名教興使人礪真宅而遁於名之肆以奇貨市為世祅祥嗟嗟其然哉請循其本本期於真不期遁如以真則名與實未始離也子病實乎如以遁方病其以名市也又安知其不以無名市也若惟無遁遁則吾第按實而簡斥之奚遜病焉且　國家令若日月中天然然而谷歟鄗歟滕之張張歟吾猶不敢知也利器非虛也砥者一之玩弗砥者二之頓弗受砥者三之吾亦不敢知也若之

何塗斯世於長夜而示人以鉛也夫司功名實之官
也曩不佞進受牘於庭而榮者榮僇者僇則為之竦
意惧退食於宴所有題名焉論其世而榮者榮僇者
僇則又為之竦意惧彼其榮若僇也人之麗名耶抑
名麗人耶非其惧也牘若石交儆我耶抑自為儆耶
嗟嗟天下小大之工亡慮數千萬人司功與居一焉
後先而為司功亡慮數千百人不佞與居一焉吾與
若皆遊於名教之內者也久矣夫其遞相名也然而
吾之名斯人也歟哉不如其自名也人之名吾也歟

哉不如吾自名也此吾之所為惧也非為其祖名也而為吾之自名也相名相適吾有真吾者存人各以其真吾而後名之教不為天下病然則題名贅石乎曰人奚而鑑也盤奚而有銘也頻焉遇憬焉思戚戚焉若命也此以真謀者也題名倘亦有裨乎適斯贅石矣不佞為郎之歲會石盈無以待來茲乃謀員外郎劉希哲氏主事謝恩敬氏趙夢白氏更伐石已而不佞遷繼者黃[illegible]卿氏式成之成之日偕員外郎王子脩氏主事陸梁孝氏劉元澤氏寔來董記事不佞

劣劣自承之部中旋已旋復十八年而即是司名實無所底胡空言為無已聊志吾惧而後之君子擇焉爾

傳

徐聘君傳

正德間有徐聘君聘君者名文彪字望之上虞人也
聘君之名遺墜殫盡著余爲諫意三嘆云　國朝自
制舉盛蒲輪淵疏闊降世胥命曰盛節莫廟時石耳
以纓緰介寵靈至慫睢也其推轂康齋獨隆甚彼豈
知下賢哉第浮慕之耳猶然如此或曰康齋幸得入
赤墀賜對晩耳苞逐節會不一語激箕疇盛福風上
追退更爲耳叙世譜以故倖不牾則余弗敢知矣武

皇初基詔下郡國察舉賢良以聞時持議者三顧命
相也亡何竪瑾用事劉文靖謝文正孫於野瑾方深
心螙謝蔓及諸名鄉正人籍為黨國事日大異會浙
省上所辟士聘君與文正邑人徐君子元周君禮寔
偕瑾怒而聘君者睹國事異也試文部陳策忼慨中
攖蕭傅恭顯語有規切當是時瑾呼吸生殺人又時
時矯命起不測徽以恐時流時流絫息務周容或頌
功德甚則碩望大臣亦藉口諂傅脂韋不自惜聘君
一布衣也出語輒爾爾或持以視瑾瑾則愈怒遂下

浙府上士錦衣獄掠不死械發戍邉聘君得鎮番子无禮得肅州云初聘君之辟也邑令汪君度三造廬為駕乃起是歲汪亦坐廢鎮番斗入朔漠雅不嫻於俎豆聘君至介冑家稍稍遣其子弟從問學聘君為稱說儒術副以經義士圜聽益興始屋居人士卒而河西諸部奔走馬聘君至戍之三年瑾敗誅諸附者以輕重伏罪而瑾故所矯謫咸卽宥歸矣方聘君雖關于家家人生不聞鎮番所在已知其出絕徼逾流沙益西也聚泣謂九死不復入聘君子子奎子厚奮

以死從兄弟耦而往屬虜寒阽危百端迄達聘君所侍歸歸二十有七年卒聘君有大節蚤慱文以父疾棄制舉不應既歸力義軌俗絲宗而行諸鄉具有紀可則事在碩司寇應祥誌中司寇聘君高第弟子也卒之日鄉校上其行觀察使者登鄉賢祠祀焉後一二紀聘君子若孫以仕至輦下逢鎮番人胠篋出聘君手草至有泣下者聘君子若孫甚庶多章逢嘉靖中從孫學詩為司寇郎亦以疏擊柄臣嵩罪下錦衣杖落職陳有年曰余受室攸縣君希明攸縣之[illegible]

導君子麟訓導君聘君季子也爲余言聘君如此時

去聘君可五十禩鄉人譚聘君尚章章誦義不衰而

余亦從邑先輩問文正公時事語叅合於戲直佞信

詘之故可以觀世矣爲述而傳之

徐貞娥傳

語云蓋棺事定嗚呼死生亦大矣有死教有死志壹

準乎諸綱常梱内之節栢舟爲著然不盡定死繇斯以降

嫌嫌在殺青若瓊枝朱草之表於藂林也而閟有藐

士女輒委身殉眄字不却顧詎不稱難焉陳子曰須

余聞徐貞娥事益重嘆其志云貞娥上虞人也父諸
生三賜字邑葛之泰泰殤娥聞問即拎邑走小樓雉
經父母排闥入挽之得無絕則亟請赴喪衆格遂
遂衣大練自閉一室矢靡它間値家慶諸姑姊固邀之
出娥愴然固拒曰繫不祥人也行將爲如父母亂麾
奩飾間陳諸左右輒又愴然循其袂曰身已縞素矣
直棄不視切切乎恤恤乎逾二年不鮮額已而名家
多慕從之媾者語稍稍聞娥娥大恨曰天乎身不獲
亟決致茲紛紛也齧其臂至糜始娥自聞訃隱閱甚

痛日侵尋以病至是草竟骨立卒歷加中殤一歲耳嗚呼脛之繆猶可稅也五內之繆不可稅也其歸一死也泰父諸生燒臨泣曰娥果為兒死矣合諸言三賜三賜歸其柩曰女志也嗚呼難矣古之為教者不輕貸人於死亦不重以死律人故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乃若婦則曰夫死稱未亡人曰從一而終如是而已其在未為婦者抑異矣戴記有之取女有吉日女死婿齊衰弔葬而除夫死亦如之又有之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兩者明著之禮

文可考雖然是果盡於人情而無所置隆汚損益耶否耶跡徐娥所操執同耶異耶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魯論曰匹夫不可奪志志者由己者也志固則禮從釋之志端則禮從節之志純摯則竭情歸實而自致扵天自致扵天也者天之所不得違也而聖之所不得制也教之所不得束也文之所不得傳也嗚呼難言已難言已或闔閭而進扵君子或韋逢而非夫或荏苒而能遂或軒然自雄而易奪聖人之取舍宜何如哉童汪踦之死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

欲勿殤不亦可乎聖人之教童童乎其不為不可繼也津津乎其許人以志而樂成人善也徐娥生不識而髪𪽈身殉焉而後瞑葛之宗未嘗告逆婦𪽈塞之而鮮而後無憾余嘉娥以一薮殤女能用其志為世教重不宜泯泯乃為傳而論之曰若娥者加於殤禮而合之墓亦可也又曰娥高祖為聘君文彪葛生則大理卿浩曾孫也而君當竪𥍍時俱有大節娥不辱云

二貞傳

余少時則見世母家盖三娶嫂云繼童以仲氏孤之媍

聚室茹荼門無偶跡亦人道之極恫也轉𣪍數絕諸娶
闇然蓋棺余重懸之宗父老言三娶娣姚賢矣而俾
奴李最蚤寡無聞染余撫其可論者聯為傳列家乘
馬李貞婦者有智妻邑姜山李 女也年十八而歸
逮姑周媪歸一年子啟恩生啟恩生之歲先中丞則
備兵松州顧諸循子曰有智愿遂以智徃徃無何病
且亟中丞公泣而撫之曰毋憂婦婦名家子當有固
志有固志繼而絲枲立而孤則惟我在乃歸其喪而
告先淑人謂周媪若有智婦如所謂有智者乎

氏哭稍甦泣言大人豈以是堅我哉微大人寧當
心者遂稱未亡人以終李為人沉摯少言天貺絕色
笑亦未嘗莞戲見所難堪渾渾嘿嘿家人見者盡以
為古太樸也日夕紡絍撫所生子駸駸長中丞公歸呼
蔭恩共余學聘周媼宗氏女已而比歲遭伯季喪中
丞公又不祿火作諸居室悉燬焉周媼繼卒李彫落
益甚先淑人起煨燼餘劃旁舍二三楹棲其孤娶所
聘婦扃戶與俱作即晝日過者寂不聞人音第時見
壁間炊煬或軋軋紡紗聲始覺其有人也曰嗟乎李

貞婦能帥其新婦一至此乎咸嘆息又數年啓恩能授童子業先淑人復佐以扯數椽草草營棲婦尋舉子李亦未嘗解順如故操久之卒鄆始娶三十四年年五十有四而其卒也娣姚貞婦哭倍哀以同憂患故

姚貞婦者智弟有容妻也父家上虞曰姚經歸時年十六生一子啓英未睟而有容卒姚年甿李寡差長然二十九耳先一年伯氏有常亦卒一子甫亂及是則周媪子盡矣媪耄且病三娶婦相吊持藐諸孤纍如也居室窄伯姒洎姚附同堂者構寢寢屋屋[illegible]

来落會有周媪之喪同堂有慼於禨祥者議毋內媪
拜三發祼而哭哭已姚奮曰義不以惸惸故詘損姑
喪遂身負屍呼二奴擁戒直趨寢所既寘屍復環而
哭僅識者愕然至辟睨哭甚哀則義格且業已在寢
遂不復言姚癯弱吶吶如不能言即言氣如不能屬
然鐵面廪又望而知其節也啓英幼孱甚時時病欲
不坐姚劑栝棬嘔咻鞠之苦心特至居常淬謂英君
父一綫脈安在吾忍死待君君不慎自立吾瞪目死
矣即英勝冠且有室猶然若始稅繈也姚特家治於

丈夫第亡論攻苦織畚乃官私出入直用臆為計簿歲時會稽閭門授子弟凡目傾臆如貫無爽者初時疏糲不屬季年稍稱困羨累篋羨布孤壯且蒙成焉有孫二皆聘乃卒距始娶三十七年年六十有五伯婌楊氏先姚三年卒李貞媍子啓恩亦蚤世所娶周媪宗氏女二十八歲而寡頗漸二貞風力貧長二孤無他先姚二年年未五十卒

論曰於乎余觀於二貞而重傷世之多佻也自中古以還揭名教以君俗興耻詎不較著於乎一何佻者

之多也二貞起村閭繦呱又不意全之孤持與俱烹初曷知名為何物李亦曷嘗沾沾自憙哉蓋性固然矣名之持人其流使人沾沾自憙而不得反其真然而苟出於不能君子貴之況真者哉

邵節婦傳

節婦陳氏通判陳有孚女儒生邵岱妻也嘉靖丁巳九月岱入贅於陳十月中旬岱患疾辭歸調理至十二月初旬物故夫婦伉儷僅二月耳陳家法嚴整雞鳴起櫛沐更餘就寢卒以為常黎明而岱已出就外

館陳則入侍母室曾未於日中一識面及聞姪敬陳
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同母王氏過門撫棺而哭絕而
復甦者數次朝夕泣奠如禮越三月送姪柩殯於崇
湖祖墓之側時舅姑皆在都亦其母勸且歸寧俟舅
姑還來終制未晚陳曰母自歸也我生為邵婦死為
邵鬼不幸不得以吉禮于歸於邵今何忍不處室同
母歸寧乎舅姑雖宦遊有妯娌可依也母幸無致忘
時年才十六耳母遂不之強陳今四十七歲足不踰
閫既祖以太守致仕還即請立後乃以應繼孫欽錫

後之娶宋中丞孫女爲婦陳自奉最儉茹素絶葷未嘗一與禮席且孝舅姑和妯娌撫子婦愛而能勞不懈組緝欽錫宋氏亦奉教誠惟謹即離裏者莫是過也陳雖年未五旬未應旌表知其志不變矣特紀之

論曰予讀鄘衛詩自共姜以至襄公之母六人者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焉故首篇曰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謂改適也而不可從終篇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謂歸寧也而不可得陳氏守從夫之義遵卓子之法尤能孝以事其舅

姑嚴以訓其子婦和以處其娣姒儉以奉其口體豈
惟不敗適雖歸寧亦不從也嗟呼非止于禮義協能
若是乎

跋

朱貞石廵行清詠冊跋　代作

走讀朱侯廵行諸詠盖憮然三復而嘆也曰思深哉其有蒼生之隱乎屬者亢陽爲虐經川若焦原嘉穀旦暮槁且盡侯懸〻焉身勤爲之雩即間雨志弗愿也比歛趣駕蔽畝涉阻斗辟靡不還軫至質者歸無何告灾之吏奉赫蹏上矣當是時侯所爲蒿目而計蒼生隱可知也今觀諸詠大都嗟歳嘆懷時艱不爲空言云走弊廬居嶇中被灾寔最頃侯盖越巉巘徑

磧榘而菱馬羞童聚語謂宜封植道旁草木以無忘甘棠其稍治丹鉛者起而托諸詩章用識勿諼夫庚為百姓涉歷綦憂勞稱詩即不足訓亦歌舞盛德之意也時走于役在外兒輩從宗人之後既彙為冊寄走傳舍走方有公家之務未暇也聊倚馬步霜韻而賡之併綴數語於末簡

聘啓

聘夏懷軒女

姻邦舊匹言歸秦晉之盟奕葉懿親珍重潘楊之睦休茲嘉偶協於前聞恭惟執事禮樂名家簪纓華閥聲猶傳茂雲翔棠梓之鄉雅誼冲光鳳穆燕簃之里肆如衡素夙與嫺婕江北江南居寔環於姚水爲家爲室情竊比於陳村在昔伯氏之輝輝將雛詠鳳維時餘子之碌碌有女乘龍逮及令辰復圖嗣好命帚岐而托麗徽福前徽兆懿氏以和鳴叨諧新比俎人

非祝仲良規嘗侍喬年而地是郄林訪選詎同逸步
斯鴻慈之俯聽繫倧德之仰依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本支宗祏寔寵嘉之是用敬拜成言爰追其吉祗循
懿典式定厥祥舜納一帶庸藉造舟之力周官五兩
敢忘束帛之虔誠在載書頓深垂鑒

復胡之罘

入道先正始慎厥与良念宜家邦禮重嘉成定厥祥永言錫祚苐河洲詠
淑媛堪君子之逑而渭涘自天惟集大邦之子豈意
高閎之振擇遂蒙純帛之賁加慶既令居懿茲盛典

恭惟胡老先生尊親家大人神明華冑簪紱名宗豈
惟身致三公華容爲烈至若教垂百世安定足師清
畏人知父子芳標範俗學傳聖史春秌大義中天族
奕〻以四閶暨於昭代賢繩〻其繼作爰有偉人蚤
抽金匱石室之藏王稱吉士旋領青鎖黄門之重國
倚諍臣三尺稜風趍褰帷而奠南服一丘深霧遷拂
袞而考中林念老矣之如余信瞠乎其在後且也令
器稟靈函秀殊有鳳毛嚴君以愛爲勞克敦鯉訓豈
慈愚未教之息可寅緣相儷爲姻頓諭君家先正之

規華逢勝己頻釋吾黨椎魯之見寧惇趨村氷問毅
臨業成言於倚玉鴛盟寵涖顧徼福於禾蘋敬告寔
祊祗訓眷命

復趙憲吾

適先正始聿諧禾荇之述禮重嘉成肅拜儷皮之貺
懿蕊旭旦展也令居恭惟門下簪纓華閥傳家載奕
葉之芳馥圭璧璨材實國領一時之榮問晉登廊廟
佇看龍見鳳儀爲盛庭除餘賸睹芝芬蘭茁衰齡不佞
猥云撫息以相攸明德可依敢謂自天其作合惟是

前徽未遠斷金忌韓孟之年内則匪他依玉比邢譚之戚伏勵雅誼俯訂姻盟何以報之言歸於好迨其言矣文定厥祥預徵福於蘋蘩是有燕譽庶施榮於蔦蘿式藉寵光

復徐南軒

人道始於大昏永開胤祚天心作之良合肇協姻盟樂矣令居懿茲旭旦恭惟門下東海望宗南州名裔宣勞標譽鳳稱王國之臣詒穀鍾英晚毓謝庭之秀至如涼族詎意高閎猥荷謙尊過承采擇長者將兒

而卜鑑具曰不遺芳孫撫息以相攸敢言非偶祥由
文定豈惟下榻之雖禮宴嘉成爰視宜家之慶敬敷
鄙臆祗報德音顧徼福於釆蘋是有燕譽庶施獻於
倚玉式藉寵光

復邵瀛山

伏念村家習樸不足以望聲華弱息生愚不足以當
岐嶷惟是潘楊之睦協比婚姻秦晋之盟迭為甥舅
頃尋盟於葑菲既弗鄙夷將修睦於蔦蘿詢無疏遠
仰占高誼俯愜下衷爰即兲謀啓籥政逢吉蘇遂諧

求議量才端得令攸敢不敬共倍有榮慶祥由淡定

膺祗拜夫瑶函悚與忭俱敢肅申手蕪啓伏祈幸鑒

具感眷私

復鄒肖巖

僕鄒里之系家也廼心儀明德且慕爲雅道交日家

弟得交於執事執事雅不鄙因得承子而託婿焉既

幸而許之盟交以日親茲者家弟有息齒當次郎君

執事復不鄙也幸而采之曰其以室余子者懿哉睦

乎敢不祗承夫仰質行僕何敢望鄒之魯矣廼若兄

弟婚姻則執事者俯而肯比于陳之朱真僕所貪也是用拜奉華函薦于宗祊敬擇吉以報惟執事鑒之

聘周心吾孫女

伏念寒宗固陋不足望上宅光華然而竊自幸也則桑梓相樛也草木相味也俔色機聲相接也秦娴晋雅相絡也葢世有厚睦而無替悰以施及我姪孫氏獲與玉枝麟趾相亹繹於文義之交申之以惇契輙敢徼福前徽而締新盟焉欽哉懿乎自天寔既合之謹藉荊載楮用定厥祥惟執事畣鴻德以錫之光亦

永有賴哉

聘徐竹軒女 代伯兄

欽惟執事邑之甲宅也僕之生也菲不敢望光塵然君昔伯氏嘗不鄙而旣之盟矣猥以寒門是稱締族目者持茲雅也敢撫第四子介紹而請於門下輒辱過聽錫命曰俞伯姬之家也余其女焉僕祗拜嘉命告之宗祏惟是先人有典諏辰以薦執事幸垂恕而照涵之僕不勝至仰

陳恭介公文集卷之八

明餘姚心穀陳有年著

吉水南皐鄒元標校正

萬載崑崗張　璧同校

從子陳啓孫付梓

冢子陳啓端編輯

墓表

銅陵令陳見山墓表

嗚呼是爲故銅陵令見山陳公之墓公上虞橫山里

人也起家嘉靖甲午鄉進士為銅陵令四年歸歸三十餘年以壽終子諸生舜治走錢塘謁公故人陳方伯誌持過不佞請表隧道之石不佞謝不獲則為擘誌讀之蓋竦然重有感焉公諱佐字敬甫誌言公令時嘗賑饑詆弭礦盜烝烝有廉治聲為前後部使者所才會時相分宜家挾百重艘徑銅陵自無令公峻折之業恚乃指江滋漁鹽巨艦為盜撥其貲株纍十餘人置縣庭去而張其事都御史所公為力 白其無辜則滋恚遂嗾所知列公不職免歸而公之歸也

性故安和熙睚眦即閭左有侮者不校也生平蔑轂
伎俊縟之好八十三年一日云余惟方伯能言慎許
可所獮說銅陵令如此而不佞頃卧舍中頗聞公里
居狀大都如誌是徵也若世系生卒配裔及諸言行
詳誌中不具述
論曰士居常抗顏而譚率自詭豪矣一旦當貴有力
者前惴惴伺顧氣不啻欲身為役甚且身為殺人丼
心焉何其媢也比歸而驕其鄉食且寢處之不遺力
又何恣睢也嗚呼難言矣余跡銅陵公始終類異是

在晩近有足多者揭而爲之表

墓誌

太學生漸所周公誌銘

萬曆甲戌正月十一日漸所周公卒里之人無不咨嗟以泣者蓋傷長者故而余時謁告歸閭諸道路縣亦咨咨嗟以泣猶里人也且重傷不遇云歸頃之公子思寅乎其舅氏太僕卿姚公翔鳳狀屬余爲銘於乎士所稱遇不遇獨生乎哉其於施聲後世亦然公之生既韞璞殘鍔功名不耀於榖青殁而規規不

伎者言豈以余能名公於不朽耶余詎敢知曰不朽
公然覩記公矣其何辭公諱如江字允濟其先鄞小
皎里人也自鄞遷餘姚之千村里者曰千七公越
二十六世有西隅公澴者富矣然能不齪齪爲富人
態折節好禮而子姓遂烝烝以賢大夫士起家周氏
之大自是始西隅公三子仲理爲王府引禮舍人配
范氏而庶室陳氏寔生公公生而孝友特爲王府公
范碩人所愛長受尚書爲諸生攻文頤試輙不第乃
以例爲太學生即太學試頤再試輙又不第乃慨然

稱曰吾抱利器而長此濩落命矣夫且丈夫達耶自
見惟我窮耶自見亦惟我寧其兀兀潄帚以與不在
我者鶩也於是退而惇復素之節禔躬敕家洽比宗
黨屏竊絕護行之無間久之不言成蹊誦義則歸德
嬍　者必曰漸所漸所矣當是時公家王父昆弟暨
於諸子後先昂盛而公儼然以道義下上其間若其
微游軋戛一切敲利交泊若無聞者人胥以為難云
公本有志施濟既潄帚章句不為獨好軒岐家言又
好居善樂其隱世拯物之意一寓諸醫往往起莛為

粤而不食其報遠近輻輳訴所苦亡問識不識以次
畢應即凌寒襲厲歊暑汗蔽蔽下身視劑無倦容或
曰公豈德色是者而勞若是公咲不應也公偉軀幹
夙少疾從兄中丞公撫江右以病聞公竭蹷往視單
衣衝寒因患嗽歸不自恤坐是歲復作嗽疾迄與公
終始而亟歿之日卧而自診趣請其伯兄山陽丞訣
念季弟廣州別駕曰吾不及見也遂瞑距生正德庚
辰七月十四日歷年五十有五爾說者曰盛德不自
穀良樂不自壽傷哉公為人坦夷周慎寡言咲不溢

為喜怒善飲人以和終其身無睚眦者人見謂長厚
爾爾然公之試太學嘗舘於御史大夫家夜有挾重
賕踰墻乃關說者公峻斥之不為動其方介類如此
而才諝復朗密家居菀抑無所見時游泄於踦籌緒
畫師心指掌經緯較若具可摹而程也第令公得遇
時而奮竭杼其蘊蓄所建竪可涯量哉一尼於命不
出里門竟沒世君子所為重傷也公配姚氏太僕公
女弟子五長即思寅庠生娶邵武府同知諸公瓊女
繼姚氏次思賓庠生娶夏氏次思宏娶楊氏次思萱

娶吳氏俱姚出思宗娶吳氏庶室沈氏出孫男五昌達昌俊昌佐昌進昌傑孫女一俱幼思寅等卜以卒之歲閏十二月葬公運河祖塋之南銘曰

於周公畸於遇兮而亨於脩匪直也脩亦有與人釋呻而謳命耶曷仇未霜欻雕長者莫留人亦云乎百歲蚍蜉萬鍾贅疣不朽者名孰永孰適我銘斯丘維以闡幽

文林郎北城兵馬司副指揮近齋劉公誌銘

余舅氏司城劉公卒之七閱月而子貴池君偕二弟

者未也介別駕葛君焜狀偶銘公墓曰先君子不足
以辱子雖然子以子之先淑人故辱狀世父鎮江公
矣敢繼以請嗚呼曩余狀鎮江公固曰先淑人寔臨
之茲又何辭公諱不字元仁別號近齋世居上虞郭
東鳳林里相傳出漢宗裔自唐宋積有聞人公祖祥
父封文林公瀟母葉孺人生鎮江府判公本及公季
繼張氏生經衛君木大學君禾盖後先起矣而兩親
者封若贈也則用公貴云公蚤受博士家言弱冠補
邑諸生旋應例入太學為大司成李公所器顧屢試

輙不第奉文林公諭謁選得北城兵馬副指揮故事
城有分區巡察使知公亡害每檄兼理以治辦稱滿
三年考授　勅推　恩如制文林公既拜　命而喜
可知也曰吾得及吾生而覩子之舉職也已亡何丁
文林公喪歸歸之明年而報罷家居逾三十年以壽
終公生平剛嚴人憚之見謂難犯事先孝即遠祖祠
墓必飭祭必虔凡一再為鄉飲賓而狀又言嘗邑人
徐比部既劾嚴相逮扶都管獄也公陰護之觸嚴恚
已竟罷公蓋猶以前過云公卒於萬曆壬午十二月十

一鉅生弘治丙寅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七配
薛孺人學博公維熊女先公若干年卒生子一懋由
太學生官貴池縣丞側室馬氏耿氏耿生二子懋燕
懋娶張氏　忭女懋娶陸氏某女燕娶羅氏主簿君
瑞恩女孫男四應龍聘范氏某女應麟應辰皆懋出
應鳳燕出孫女三長適葛時即別駕君子次適謝獻
可太學君果子皆懋出一幼未字燕出初薛孺人卒
公治兩竁餘姚雲樓山之原而虛其左曰吾所樂也
至是諸子卜以公卒之歲某月某日奉柩窆焉而余

小子系之銘銘曰

雲之山鬱葱兮縈司城公之封兮以孺人從兮生洵樂是兮沒而閟兹宮兮不泐者言徵無窮兮

贈文林郎太常寺博士南河雷公暨配封太孺人韓氏合葬誌銘 代作

此贈太常博士雷公暨配韓太孺人墓也余覽博士君狀𦍒惻惻為傷之云往嘉靖乙卯陜右歲侵其冬地大震連數十百城蕩爲虀單民多稍瘠死不死起剽𦍒藏家自救官廪亂權宜用重典不問剽徵甚一

切死域內盡痛公家故有囷積屬故所析箸伯仲家若干指合鬴甗而食迄生理復始聽歸又時時徧存里中户饑之粟蓋所出逾若干石不為籍以故公里中獨無死捐瘠無菀剽無坐剽死辟當是時人人誦公義久之公施人而艷於所施孺人殺其事復謂人愕相語曰天夢夢天夢夢後一紀博士君顯贈公封孺人各前稱衆稍稍稱天定矣然博士君猶怛怛曰父死之謂何且毋奚以瞑也噫苦心哉公名世濟字天德別號南河居士世家朝邑新市鎮曾祖遜祖景

瑞父覺母張氏繼姚氏馬氏生丈夫子三公其季也

公脩而髯端重不浪語少為尚書韓恭簡公所器以

仲女妻焉是為太孺人公為人孝友即事繼母臈羞果

蓏不以進未嘗先也夙夜溫凊惟謹伯兄之亡訣公

言兒法長有私植浩迅少弱則季繄賴公泣領之噢

咻二少甚力法閒後言公若不聞也者已而法竟感

悔焉公勤畜為生貲踈財邑王尹以恭諸觀察置對

悉索閭右閭右知尹法不至罷餽金錢以差既尹調

行衆遮尹責其負獨公也否尹泣語人曰吾謫而知

雷某義也華陰花美客同州急須金數鍰倉卒投公公直貸之饜其意不以不識為解羨終身父事公其好義急人病類如此然卒構借義者以死初邑人王命負公貸間公之有逋僕也藉口償逋者直無何僕歸命語窮公數之以其詭也然竟已責命頗心嗛公會署邑州同知張銘遣役四出偏置諸郵鎮伍長而命與為銘役時博士君業為諸生矣諸生家例復其父兄命遂以搆公仲子士煇謂倚外家若弟諸生抗令銘怒收之值煇出逮公攝使受笞非其罪也公大

恚不能平遂卒孺人痛甚已顧二孤曰是辱又者如
仇何乃身走都御史御史白寃狀銘故進士且都御
史鄉人屬銘同年楊僉事蔽獄竟薄之罪併薄命而
銘又甚邑猾齮齕諸生他事錮不令得左右母久始
釋孺人乃持諸生泣時事如此即與若刲妻衒仇
人之胞或不然而躑躅以絶念無當於復仇之義若
第忍死肆業畢而父教以竢異日者天之悔禍也含
辛纖纖鉅鉅孺人則身執其政以安諸生於鉛槧居
則曰若忘而父乎故博士君喬自諸生起為聞人云

始孺人出貴姓歸之日且甫笄耳然共婦役得尊章心亟稱曰賢婦賢婦性又喜佐公施閭閻死不能斂輒解佩爲庇櫬不恡焉晚就博士君邸中語未嘗忘家難也曰吾往瘖瘖稱未亡人以若故幸覩若今日天幸悔過於雷氏用彰若先公之義而不棄其孤微忠孝安所酬此念哉孺人居邸中二年歸歸一年而拜封拜封之明年博士君亟以使事馳入里時孺人已寢疾不解帶侍者四閱月竟不起公生正德庚午卒嘉靖甲子得年五十有五孺人後公六年生公卒

[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孝得年六十有三子三人長士耀娶閻
氏娶[illegible]次士煇娶麻氏仇氏次愽士君士楨萬曆甲
戌進士娶韓氏封孺人孫男四人奮聘徐氏鶩聘韓
氏簇洊幼皆士煇出孫女八人士耀二一適劉天裕士
煇三長適諸生高炳次字張某士楨四長字天裕弟
捷餘未字先是雷氏不墓葬者三世贈公病之購鎮
南田一區將營窀以葬未就而難作或言田迫盧井
不宜墓愽士君乃緻祠其中而改營於鎮北自贈公
曾祖而降畢葬焉別葬贈公華原山下迨孺人喪奉

與贈公合博士君曰父塋而未銘也傷哉難也毋令
復已矣孤不孝念所終泯贈公平生而沒孺人之幽
衷不述者何以視息天壤大君子倘矜而惠之言乎
請以除死嗚呼贈公太孺人專足述也矧哉博士君
之苦心哉銘曰
疇躬義而寬疇抗志而抗於輿撓寬不貶義抗不楨
志天道是耶非耶匪身伊嗣謂逝者生矣謂詘者伸
矣畢兮偶俱華原之阡殷殷矣

處士特齋陳公誌銘

處士公卒且埜踰一紀子太學生泰安始持其從父
京兆君罍山公狀謁陳子銘陳子謝不敏則啣泣請曰
傷哉草莽也舉世重高禄百歲夜類有以藉手而託
於後世即草莽豈盡樸遬卒多泯泯湮湮遂顆與塵芟盡
傷哉然孫所不忍得一當青雲之士而竟泯泯其親
也君竟無意乎陳子聞之憮然曰往余雅聞陳持齋
陳持齋未之見也按狀則持齋蓋處士公號云處士
名維字用政其先台之銀城人由台徙饒由饒徙德
興其後有遠者宋宣和間進士爲郎建炎扈蹕而南

昉家上虞遠幾世霈又生頊又生北庄翁遂封南京
河南道監察御史配嚴氏封孺人三子伯紹為御史
終韶州守季縮刑部郎中處士仲也始北庄公程三
子學家纖鉅一切關北庄公手既韶州公弱冠皆討
吏而刑部公生有異質處士私念即皆學誠篤獨棄
伺役家大人役且未與廼北庄公意良合授處士政
即家纖鉅一切關處士手北庄公嚴處士即又一切
當北庄公北庄公不問家事而韶州若刑部得一意
仕學後先成進士暨叢寔多處士力也處士性孝友

意爲義方家鼎盛且總高貲入未嘗私名一錢出不
秉權爲豪舉且時時急人困人以是多處士爭誦焉
然處士雖總高貲乎雍容騷人奕客間有雅致嗜古
圖書往往嚅嚌諸襍家言容聽者輒嘆曰翩翩哉處士
也晚歲意爲義益甚嘗曰吾先人雅好施鼎若季載
其緒而之官既已施諸昆吾欲施諸鄉廼存其美談㝷
期以長夏訪空乏者而散焉宗鄰僂指而數之若望
歲糜至而附困下若取諸外府歲爲常潤值大侵困
下瘠倍集倒困未周益以宿緡不計也處士存之歲

受粟者如期往則病已革頓從子代發囷囷未及發
傳曰處士逝衆弛擔而哭纍纍載道焉處士嘗為社
倉私議權斂發劑多寡斟酌法故變化足術以為如
是可長恃無恐且欲捐粟佐官帑請而行之未及果
卒處士囷粟之所世傳宋有周元吉氏崇士為嶽望
里中炊不煬者亟餽之粟稱周長者山廼今復有處
士而太學生又言先君營長者墅也蓋以虞先大父
會大父不諱即其趾祠焉搆堂曰永思樓曰岵望每
歲發粟必禱而請事云且出處士所為永思岵望諸

記示余余讀之隱然見其為人也處士生弘治乙丑十月十日卒嘉靖甲子六月二日得壽六十配王氏以善相聞生子一即泰安娶周氏鴻臚序班槩所公如綸女女一適太學生劉世美孫男志淵孫女三一字周泰議公思克子昌鄒一字庠生葛君鋌子逕覃墓在百雲山之麓英塋鄉山陳子曰余觀處士身微區釜之祿名氏不登於一命然鄉之人皆誦其義不窮名延傾一邑於乎人祿榮名寧有量乎銘曰

爵徒靄兮百雲君子歸哉展宋泯誠不以祿亦祇以

義昭哉斯文

敕封安人趙氏誌銘

趙安人者遼東行太僕寺少卿燕山東僉事邵先生晙配也先生為尚書刑部郎時以考最封故稱安人安人沒逾朞先生手撫行實授簡於門人有年使誌若銘有年門人也何敢辭不佞柳內行不出閫傳先生之信可矣按狀安人父家邑鳳亭里人也系自宋秦王德昭牒有預編系名二十八字今尚循守之越七世有名兲械者為宋尚書墓在安人居側又五世有

名古則者爲　皇朝瓊山教諭世稱橋讓先生者也
遺構萬書樓安人家居焉安人父文憲橋讓六世族
孫官揭陽縣鹽課大使配范氏安人四歲失母大使
公爲繼娶於何囑曰專爲此女也年十三許所字則
先生發魁然有儁嚴矣然孫也考贈刑部郎公諱平樂
幕終用宦楨世賢人又多爲高賢請者大使公皆謝
去竟字先生至嘉靖丙申歸焉時君姑陳太安人特
內政靚安人莊厚無華善之有導行說太恭人者甚
見稱曰異日必爲命婦人初未之信也迺若安人獨

心許而安人又善事太安人每歸寧歛諸篋鑰上之
去惟君姑所需不言私蓄幼叔當聘傾其奩中裝資
易之佐純幣爲太安人喜曰微婦幾不能成禮從姑
毛孺人楊淑人者閭婦太安人念設饌召諸安人輒
先揣知之爲解簪治具白太安人召飲盡歡其所意
承類如此先生庚子補邑諸士癸卯食廩及丙午累
試皆高等名益起然連不得志於省闈太安人意不
慊無少觖丁未壽六十欲謝止賀者安人曰慈母撫
孤兒幸立矣又幸逢壽辰奈何以貧且未遂欲閉門

慶乎乃張筵欵賓姻賓姻畢集皆安人任之也己酉
先生舉鄉試第三再上南宮未第繼遊大學比歲皆
外寄安人以養䘮脩變滌先生常若待然乙卯太安
人疾作屬安人在蓐甫七日也力起奉湯藥凡二十
餘晝夜太夫人竟不祿安人方產而慟遂成痼瘖居
癠以情先生茹素安人亦茹素迄祥焉己未先生成
進士安人聞報曰嗟吁太安人獨不能三年待乎爲
愴然泣下庚申先生公役過家以安人北隨授刑部
廣西司主事有武幕犯當戍重賂安人宗弟丐末減

安人質責不為通竟寘諸法遷福建司署員外郎滿
三年考安人制多燬詞云癸亥有巨璫圖釋憾於先
生無所得會一方士為太常卿者世廟夜分亟呼
之不至璫謬曰從郎員外晙飲也遂逮杖落職夜昇
出城徑寓址安人語曰猶有天乎君必無恙萬一不
測吾當撫二子報也已而侍婦調護保綏創亦旋愈
家居凡四年　穆廟登極之歲言者爭言先生賢不
當廢用　召起戊辰改工部郎尋出知西安府安人
自家入陝攜叔氏遺子女以行即先所佐聘者孤也

在署三載嚴扃鐍察僕從自奉常菲薄嘗曰賢者多

忤恐不能久畏途今奉在二千石良約追歸田則已

黍矣庚午先生果有所忤量移冏寺帰謝不就職尋

報罷方先生之召起也說者謂公卿且咼至顧一麾出

出矣謂頃之且大用顧不究於用多爲先生惜者安

人曰吾固知之也贊先生優游里居没齒無尤悔云

安人生平質直無留詐文篤於誼先生任役兄稷爲

御史背毋孺人逝安人姑視之歷三十年家衷終其

身焉先生娣適匠室中貧迎同居者三十年曰吾諾

始之所愛憐也於乎人孰無兄弟姊妹然而或友讟若途人或相傲困若不相收恤豈少哉乃其說多由婦言始信有如安人足風矣安人生正德庚辰正月十七日卒萬曆戊子四月八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三相周太學生娶二尹陸公晉卿女桂澗太學生娶左方伯孫公鋐女女二一側出適都轉運使陸公一鵬子夢禎相周生子一廷美女一許字三尹陸君宗子元輔桂周生子一士美女二以萬曆己丑十二月二十九日葬鳳亭金鳳山之原銘曰

有美璬枝系孔長鍾爲淑懿時以降顯允內則孝且
莊言相君子德有光紫泥褒嘉服用章生自鳳亭終
永藏勒茲貞珉詔示不忘

行狀

刑部左侍郎邵公行狀

萬曆甲午秋七月十日刑部左侍郎邵公終于寢不佞屬乞身歸盍闡諸道路云抵家公子欽順享公行實走之不佞藥鑪病榻間以狀請嗟嗟病夫則焉文哉亦惟是潘揚世睦又安能愁然於五十年之驩一旦交臂而失之者且不佞晚從公後爲中執法少司寇若貫聯纚纚公生平在耳也迺力疾爲狀公諱陛字世忠梅墩其號系出召康公姬姓以分采食地氏焉

嗣加邑爲郡代多聞人迨宋有康節先生雍雍子伯
温伯温子溥慱慱爲蜀派溥浙派開慶間都巡公遷
携子奉化州牧子春昉居餘姚春生浩棠浩棠生德
懋德懋生宗周宗周生復生復生生悌思悌思生琛
爲金溪儒學訓導則公曾大父也訓導公生公大父
文達封刑部主事贈工部郎中郎中公生三子惠容
任刑部主事次公父文惠久任邵武府鄉府以公貴封
中憲大夫右僉都御史前妣吳氏贈宜人妣張氏封
宜人皆以公貴贈恭人公少不好弄動止如長者始

受室盡歸倉田外家人已占其識度不凡矣家世爲
戴氏禮公悉發藏書讀之爲文輙超乘嘗從中憲公
水部邸而伯兄偕計吏來所操觚遊皆先達名家也
公輙僑橐鞬與周旋識者謂邵氏二難伯業邁季尤
不可量也然公依依侍比戊午年二十有四矣始歸
試一當有司爲邑諸生丁卯擧於鄉戊辰成進士選
讀中秘書庚午授江西道御史時有貫珠之役李都
諫諍之力忤鰲公特疏都商破産哀號狀請痛省裁
省併釋諫臣已而心動得告歸道與安萊及卧滄谿

痛毋忝人之遠於祿養也身之不躬含殮也致毀襄事廬墓側者三載芝產廬次僉稱孝感云癸酉服闋補河南道御史出按蘇松四郡首疏寬逋賦而時政方用考成持下甚急公獨以博大寬厚得民之心凡所疏請率然其言之也然迫不迫用能得之於上澤所究焉雲間吳某嘗為邵武司理故盤中憲公取之所者也公至而釋其子之重繫者曰吾不偱鄉亦不以沽厚有直道在爾丙子再按江北江北故患水比歲民不堪其灾勢且為祖陵漕河梗公根脉之創築涵

陕力浚海口且疏改折疏留賑疏蠲恤所為搘循甚
至戊寅三楚江右時有　旨查革書院公疏存白鹿
得不槩毁土饒赫號額有輸則病奸漁俗不理機杼
額又有輸則病市易公疏減紙直而裁絲絹之半以輕
賫供民用紓焉辛巳報　命時公臺資閱一紀矣會
當京察𩙷掌河南道以公跡稱先是南督學缺執政
豫以書嘗公力辭免其監己卯試也他直指使多借
試題寄媚公獨否策問更議考成或謂公不虞忤耶
公曰壯君子安有以字句逢迎人者趙侍御洪執政意

御史大夫用他事論罷之公語同列曰大夫從蒲團中度半生今日乃爾爾哉或以語大夫公亦不顧已而晉江王司寇時為民部郎疏論大夫得罪去交游莫敢近者公道送之且資其行公立交戟之日少攬轡之日多空言少實政多形於搏擊者少施於補救者多且善善長每嘉與為義惡惡短辛不比周為非蓋天性也是歲陞大理寺右丞已轉左壬午陞右少卿癸未陞左少卿署寺事侍經筵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南贛始壬午四官覃恩例有封典奉

封中憲公如新銜馳歸便省逾月中憲公忽遘疾不觧帶侍者又逾月竟躬執大事繼循例得諭祭併及兩恭人云三載哀慕一如喪張恭人時丁亥以臺省屡薦起家廵撫湖廣適歲侵饑民焚掠白晝大都中公亟梟首掠者以殉而多方賑發以安集之閭肆不聳積賊劉汝國出沒太宿蘄黃間乘機鼓誘勢頗猖獗公日夜計畫先設堡哨遏其衝且移應天府撫操協勦之賊困負固不出公檄播兵往身督師黃州進薄其巢賊倉皇焚巢走兵所追俘甚衆汝國既失勢

旋東手就縛矣事聞 欽賜銀幣楚人士勒石頌功焉已丑陞左僉都御史回院協理初 潞王之國有以京邸莊田啖之者王請之溢於故額濫及民間世業將為楚亡窮害公雖瀕代慨然曰柰何自擊其事心知其害而傾貽之後來乃列見田實課以聞亟議徵輸屬郡縣毋滋官校擾其為地方慮久長如此庚寅陞左副都御史隨陞刑部右侍郎辛卯轉左侍郎署部事已有摭浮言求多於公者 上華察公無他然公力求去不可回矣壬辰竟賜告歸公閑適有用

世才終始法官常依於慈厚凡三持斧一孫蔚門
民多德之吳金山有碑楚有祠語具徐文貞公吳方
伯公國倫記禮士愛人所推轂為名臣若賞識名士
不能縷指也亦多愛附焉乃未究厥用歸矣說者謂
賜環非遠而公方屏居里門時與二三好我載酒賡
歌自適於煙水菰蒲之外他不問也居不三年一疾
長往惜哉距生嘉靖十四年乙未得年六十公天性
孝友中憲公有螽斯之慶比歸自邵武時怩怩地公
乘閒請曰大人慮諸兒乎長兄徽大人之福魁鄉薦

矣仲善爲生卅簿太湖兒雖謫然而諸生哉當强自力頤大人勿慮也不腆先世之遺與太人所節縮二千石餘祿請畢分殤弟之娶若三弱弟者中憲公追然嘉其義已卒如請諸昆弟皆從義無間焉公奉諸昆甚恭事寡姊呂安人甚謹愛母弟甚篤待庶弟甚均而屬朱恭人視娶婦甚善比母弟舉於鄉庶弟皆立娶以鄧表而後津津喜可知已世父刑部公素寄公每祝曰頤及見若一遇也及公第刑部公方捐館居恒念之每奉與中憲公並祀且持携保植其子若孫

終始慶劬焉邵巨宗交游又廣祿入輒分遺宗戚及門循所識貧乏者問緣手盡不惜公沒論義藉藉云配朱氏累封恭人厲士彩亞公女子男二長即欽順國子生娶蔣少參公勸能文恭人出次欽馴娶張憲使公錡女側室王氏出女一適鄭方伯公埠仲子國子生士登孫男二長洪綱次洪綸孫女三皆欽順出公之待後喪也遂營壽藏於豎玉山之麓朱恭人先卒葬焉至是欽順等卜以某年月之吉奉公即窆而求佞為狀其大槪如此

承直郎鎮江府通判立齋劉公行狀

立齋劉公者先淑人宗弟也萬曆六年二月二十有三日卒先是公擢艤過余里居褎出間居所賦對若干聯示余多格言又娓娓諷諸生時業旁及青囊諸家書夜分更僕語不倦屬耳不一月而訃及矣余扶服就甥位哭既頃之公季氏太學君寔来稱公遺言以狀屬且曰伯氏且徼福於子之先淑人而屬子以不朽子必無辭嗟嗟余小子即不佞也與哉渭陽之卒章謂何是在小子公諱本字元會相傳出漢中山靖

王後晚唐有爲殿中丞者左遷象山令遂居上虞又
之有劉氏始此其後曰瑜宋祥符間進士爲秘書省
校書郎曰漢弼嘉定間進士爲户部侍郎侍郎七傳
至祥祥生文林公潚配孺人葉氏繼張氏則公考妣
也文林公四子伯即公仲木兵馬司副指揮叔禾衛
經歷季木大學君而文林公若孺人封也則以仲子
官云文林公世家家故高訾慕與邑中學士大夫交
驩且心知伯子才則遊其子學士大夫間令問學當
是時公始受博士周易百山東先生者即咄咄手所

試笶稱劉伯子才也弱冠補邑諸生以應例入太學嘉靖庚子舉順天鄉試庚戌謁選山東博平縣丞何丁文林公憂起補福建之永安永安巖邑也或惡諸當路入毀刺大冢宰熊公考不當罷調斷事福建猶都司居散局中嘗一承部使者檄俘劉賊最尋量移判鎮江府有時水利董馬政等勞役稍稍起而役則倦遊矣竟歸公自早歲好稱說古昔臧否當世賢豪睥睨天下事無難者爲人故骪骳不工爲周容數復奇以故訖齟齬不振公又喜譚稅文所至裒聚書髦門

下為揚榷博士家言往往有興者士亦以是多爲造
家居性蕳出交道亦尟日課子學蒼頭田間與形家
者流選勝山㘭水曲老不勌適二十年所用壽終終
之日適有時襲衣冠束帶帥幕功弟姪拜祼獻祀祀
戢戢如平時禮成忽歌覃被入寢卒距生弘治十二
年十二月晦得年八十配安人謝氏同邑處士友松
公女無子為公置諸姬得子一曰安國王氏出娶同
邑陳公泗女女五長謝出適同邑池州府通判徐訟
子宜子希孟郎縣主簿次謝出適餘姚㝢都知縣許

公来學子充鄞邑庠生次謝出適同邑處士張公梁子承熙臨江府知事次姚氏出適餘姚刑部郎中孫公佳子鐙騰驤衛指揮次王氏出字餘姚潞安府知府陳公嵬子嘉果直隸延慶州永寧縣廩膳生未歸殤謝安人先公二十年卒塟餘姚烏牕之原蓋公所自卜兆也安國將以其年月日奉公合焉且督狀事陳有年曰余狀舅氏先淑人寔臨之余敢溢為戹詞罰謾讕之罪乎哉夫像肖容狀肖實如其不朽乎以俟作者

大中大夫湖廣右參政紫墩陳公行狀

公諱塏字山甫別號宅平又稱紫墩居士系出宋武功大夫京畿都統領昇居邑開元鄉登洪里十二世至仲從邑之學宮西又五世畬爲儒官畬生炫邑庠生是爲公皇考也贈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配閩人氏御史公譔孫女封太孺人太孺人娠公甫七月夢有物從五色雲中降入懷視之日也覺而生公故小字紅官五歲言動異凡兒閩人讀書輙成誦七歲就傅九歲通戴記十二博綜群書督學劉公試奇之補邑諸生新

丑試邑士第一食廩潘大常公府貢人倫鑒識一見
奇賞遂許以姪庠生禹錫女妻焉年十八為正德己
卯舉鄉試第五上南宮未第歸傳經外郡後進習公
授多有名而公學亦益邃會有給事公之喪奔赴頓
絕力羸衰大事幾不能與公毋兄二弟一遺貲産悉
讓焉而身任大孺人養以孝友稱嘉靖壬辰會試亦
第五比廷對譏切時事得三甲第五初授行人明年
天子幸太學奉詔取衍聖公顏孟博士及三族老成
人遂徘徊闕里登岱嶧覩夫子遺風斐然作記有云

狂簡之思焉公身不能五尺脩潔踔厲聲英英出等
夷乙未選南吏科給事中時武定侯郭勛怙寵好横
甚嘗疏劾之又嘗與宗伯其抗禮不相下兩鬭上已
復諭宗伯昇艇入禁河飲郊壇上大不敬　天子為
遣勲戚勘報奪宗伯俸一年亦奪公俸兩月宗伯者
蚤有盛名且以議追崇禮被　天子重眷者也於是
陳給事之名振一時而公又疏請湔革除間被罪諸
臣祭其墓錄其苗裔它如復起居注諌官隨宰相立
朝進稽古録脩經筵講讀救文弊節無益慎守令行

久任嚴邊防諸所建白無慮日皆関体要云嘗巡視
九庫宿弊如洗充精訪吏治端衆會當[redacted]拾遺彈事
一出人人無不中的者丙申值覃恩例拜封制戊戌
考三年滿北上分宜内憚公直遣子世蕃郊迎請寓
私第公辭疾不見擇僻衕寓焉厥明分宜身致餽祥
欵曰都諫高文姱節茲來無它欲令豚兒少知文學
習槼矱耳公復避席謝卻之分宜嗛曰吾乃終不能
致陳給事而公之逐南中也復疏言嵩奸事雖寢不
報然分宜益恚思中公無所得辛丑陞湖廣督粮右

叅議先是倉官留滞守支併其奴多仳離客死公為白寛見罪而更議交盤給由法勿苛留迮着為令楚多曠土江右人得闌入耕播甫歛輙闌出不占籍即占籍有司格於分土粮逋歳益比委罰輙坐筦收者罪筦收者知不免益務為乾沒罪日報而逋自若公弟為根究逋所繇不事峻法民更樂輸癸卯比士為諸經總裁得儁居多所録文悉公手筆也甲辰陞山西副使總理紫荆居庸倒馬等関兵備時恬法剤迮下以利交率謬稱例士若馬閲輙不補而私其粮茭

公至屛斥例金蒐補士馬釐籍軍政頓肅其冬虜穿塞入張甚總兵周時徹議守倒馬關公議守浮圖峪周曰倒馬城壞不守守浮圖何也公曰吾聞夏桀峪城死壓者若而人此警兆也且閱瑕彼虜吾守峪堅謂吾無備兵法云攻其所不守守其所必攻君無疑馬無已少置衛倒馬城上而益東槀爲疑兵可也迺厚集鄉勇結營於浮圖虜果突至相持七晝夜誓衆奮擊斬首數十級虜遁去督府上公功最分宜故不忘中公更佯驚曰書生乃能如此耶當益久其任爲

三關重耳蓋將假邊事求多也時冢宰熊公浹雅重
公推調廣東提學分宜輒意格不可部力持之卒用
公分宜乃用其暱黨楊以誠按廣察授以意公於文事
最精行部不數月而周所得多名士若海公瑞龐公
尚鵬皆高等也嘗道厓山見石勒元大將張弘範滅
宋於此立碑之跋勒宋少帝及其臣陸秀夫死國於
此又嘗篆文丞相正氣歌立碑五坡嶺其重風教爾
爾丁未陞湖廣右叅政道奔太孺人喪歸以誠竟誣
致公過分宜從中主之遂報罷林居逾四十年家無

長物隱約如寒生性好古日危坐一室湛潭圖史卷
帙不勌久之四壁萬卷莫不有雌黃丹墨焉歲時閒
暇閒與父老朋舊譚文賦詩圍棊啜茗陶如也晚愛
四明山水營別墅其間選勝標奇杖屨行唫翛然樂
而忘老云麗公按浙時具疏將薦公公曰野人習近
園不復能任畏途矣力辭乃止至於謠俗便宜若阨
寬滯辟無不極言而麗公亦竦意承聽然終不令人
知也公詩文不為奇峭皆爾雅有法程書法亦精嘗
為人跋智永千文後江陵聞而欲得之或持厚帖求

跋公曰昔人謂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今江陵兼之寧識我字耶竟不為跋所著有受欵稿文集若干卷詩集若干卷及四書戴記存疑行於世公生弘治壬戌六月十七日卒萬曆戊子正月二日享年八十有七元配即潘氏封孺人讀書通文相公學仕有內行嘗刲股已太孺人危疾其從公於廣也篤念太孺人家居疾既革連呼太孺人太孺人乃終生正德丙寅二月九日卒嘉靖丙午九月十二日享年四十一繼會稽邵氏孺

官邵公文玉女歸公在懸車後能持家政不煩公詮
嘉靖庚寅九月十九日卒後公一年己丑十月二十
九日享年六十子六鉅邑庠生已棄去爲定海把總
娶二尹張公遜女鏊郡庠生娶吏目陸公寧女萬鎰
邑庠生娶二尹沈公濟女萬鈞娶州守徐公恒錫女
萬金娶王君正大女萬歛娶倉大使虞君有仁女女
鈿適王君正懋子承訓鐶適郡守吳公至子庠生金
釧適憲副徐公九皋子正宷鉅鏊萬鎰鈿鐶俱潘出
萬鈞萬金萬歛釧俱邵氏出孫十洪謨娶庠生于君宗伊

女繼朱君時宣女洪立娶韓君子　女洪烈邑庠
生娶趙檢楊君大紳女洪度鉅出文治郡庠生娶庠
生邵君喬楚女鍪出洪惪聘熊君應麒女洪勳洪範
萬鎰出洪業聘庠生朱君應龍女萬鈞出洪先萬金
出洪達萬欽出孫女八淋　適大尹韓公皋子三尹
裕瑞洲容適庠生徐君貞子庠生光趙淋德適庠生
沈君大經子文煥鉅出淋言適吳君應魁子大韶鍪
出深適州守沈公祖學子兆行洪羡適大尹鄭君遒
子儒晉萬溢出瀞適太學生楊君應祥子邦奇潔萬

釣㟁曾孫五本初本有洪謨㟁本端本方本　洪㟁曾孫女三二洪立㟁一洪烈㟁鉅等卜以己丑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莖於桐湖南山頭之原輯公行事將乞銘於立言君子謂余宗人也宜爲狀遂次而書之備采擇焉

封奉直大夫蘄州知州徐公行狀

公諱子麟字世亨別號南石其先奉化人元季琪六公者始遷上虞之下管鄉七世而爲聘君文彪有大節　武廟初以賢良徵忤豎瑾謫戍瑾誅釋還沒祀

鄉賢譔不依所為傳中公聘君第五子也聘君從弟處士君文卿無子請而乳之遂為處士君後公嵗髫受二南年十五補郡弟子員已食廩每試輒高等郡守渭南南公大吉雅意作士闢稽山書院群諸生高等其中與講道藝諸生不能無乘而閑請公未嘗闌入一言閒歸起居聘君處士君聘君處士君間館中佰為具以對兩翁者交善之也公蓋漸於聘君之教亦其性固然尤篤於孝弟善事兩翁生者不知其為今後後者不知其為後其與四伯氏友自幼至老怡怡

無聞云七歲喪所後母劉碩人即能喪已喪謝碩人已喪處士君葉碩人先後致毀式禮無閒矣逆濠發難之歲會赴省試處士君聞豎畢真者謀以浙應濠也嘿然心危之公隱察意旨遂不赴繼而屢試輒奇所善友約為太學遊公白兩翁許之矣業請牒而歸鍾宜人微語曰舅固喜歌比者何希也公曰有是哉即長跪處士君前曰頃過聽友計兒何能一日離大人遂持牒謁督學使者以至情請竟止處士君始驩歌如初已所善友繇太學連第遺書謂子才倍我何

自失拾芥之會空匏繫為固哉子之為孝也答曰與其貽親憂也寧固其一意養志且安于義命類如此嘉靖壬子應貢赴春官明年選山東朝城縣學訓導待士有禮閤勵其不給未朞乞休時督學使者梅公守德故越守上公春官者也檄縣固留公曰人生適志耳吾志不在軒冕將歸而教吾子矣竟固請歸時年蓋五十有七也歸十年而冢子蘊州君舉省試又二十有二年而公受封為承德郎寧國府通判又四年晉奉直大夫蘄州知州皆以冢君考最故公性夙

閭澹即儼然再命為大夫哉服而拜命旋敬襲之希復御矣鄰邑飲賓屢宿公嘗強為一起已不復遣屏跡城市者幾四十年邑大夫或造門就見謝曰病不任迓也居恒端坐室中類擷百氏手録成編老而忘倦凡得若干卷焉為人易直有槩度凜凜以禮法自藩亦以藩其家家人舉動少不當公意若斧鉞之在前也必改然後觧頻其與人交一依於厚生平不見狎侮之色嘗有售產於公旋復他售公置不問亦不為若德子姓臧獲閭與鄉人競不計曲直一切引過

莫謝人多自慚退者歲嘗大侵公出粟倡於宗為饑
以食之里中賴焉宗繁曉歲公為政大小胥服或有
口語欵欵解諭各厭其意去邑里諱公者無不曰盛德
盛德云公嘗謂身不能報國自蘊州君仕時時傳語無
慈善服官用成而翁志每聞政善有聲則喜聞移牒
歸侍則不樂故蘊州君所至以賢聞人以是窺公之
發退蓋隱然伐檀之意也萬曆甲午六月不豫命勿
樂啓手足之日家人環侍問十姪尚未死乎後我而
死若輩當佐為經紀之十姪者公長兄之子也已而

曰吾自省與生於父子兄弟夫婦諸倫頗無愧憾幸
今以壽考終所顧若等謹言慎行無忝厥世吾目瞑
矣旋隤然歛神色而逝蓋月之十六日午時也距生
弘治戊午十二月十三日亥時享年九十有七配鍾
宜人不佞業有狀狀後贈安人晉令稱子男四人長
即蘄州君希明娶同邑處士薛君光兄女累贈宜人
繼娶處士李君會女累封宜人仲希濂邑庠生娶同
邑湖口縣知縣趙公華女繼娶餘姚縣處士黃君子
恭女叔希韓蚤卒季希歐邑庠生娶同邑生員葉君

緯女二長適餘姚縣廣東按察司僉事江公瀚楷
第三男散官世廉次適同邑陝西道監察御史賈公
大亨男生員璠孫男十人如山貴州黎平府學生員
娶同邑生員潘君思道女繼娶餘姚縣定州判官邵
公瑞辰女如岡邑庠生娶同邑生員胡君多功女如
璘府庠生娶會稽縣生員陶君大禮女如圭府庠生
娶同邑湖廣布政司叅議潘公清寔女俱希明薛宜
人出如斗邑庠生娶同邑建陽縣縣丞劉公禾女希
明李宜人出如璧娶餘姚縣處士周君[redacted]女希濂側

出如玉邑庠生娶同邑處士鍾君文瑞女如翰邑庠
生娶會稽縣廩生董君祖慶女如龍娶同邑生員陳
君忠女俱希瀛黄氏出如金邑庠生娶同邑生員陳
君進女希歐出孫女二長希明薛宜人出即適不佞
有年封宜人次希瀛黄氏出適餘姚縣太學生黄君
鯉男太學生三策曾孫男十人庭芝庭英如山出庭
槐庭梧庭櫝俱邑庠生如岡出庭梅如璧出庭訓如
圭出庭策如瑋出庭栢如玉出庭松如龍出曾孫女
二人長如瑋出次如金出玄孫男三人胤光胤藩庭

櫬出僦隆庭梧出外孫曾玄孫男女五十人不具次
始公後處士君一人耳迨今度百歲乃去而喪公者
㲄㲄如雷也濟濟䛷䛷肇自公一人而滋大處士君
之祚豈其偶然矣先是鍾宜人卒公得吉車山之陽
营二竁左曰壽藏至是蘓州君等卜以二十三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之吉奉公窆焉頎不佞為狀不佞習
侍公公不道眴籖一字語察之矐而睟逾耄猶手作
蝇頭書行不杖蹮蹮也其眷必有異人者閒嘗扣公
公笑而不應徐曰吾一榻之前見日色當窻花影揺

戊心追然不知所以然時而日瞑燈𨓆宵然四壁𢗅
逌然不知所以然不佞聞之至今爽然自失也即欲
狀公烏得而狀諸又嘗憶公壽日預約上壽者勿以
文曰文我過情衹令色赧耳其盛德若虗如此今卽
狀公能必當公心不爲之操觚莫知所裁雖然微不
佞誰當狀公者爰跡外舅所授行實次而書之無愧
辭俟志墓者考焉

伯兄署正公暨嫂張碩人行狀

署正公諱有勲字元之別號抱愚晚更號曰安愚云

七世祖寶一公始居餘姚之千讀村六世祖行祖二五世祖行裕三高祖諱文仲曾祖諱孟昂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嚴氏周氏俱贈淑人祖諱巨理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周氏累贈淑人考諱克宅登正德甲戌進士任終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唐氏累封淑人育不佞兄弟四署正公則伯兄也伯兄幼志意不群比讀書嶄然識嚮往先大夫嘗以議禮　廷杖創甚家人聞者皆失色伯兄獨曰義也何憂且天不相直乎先淑人異

之曰吾憂創耳兒言迺能爾爾伯兄退而棄時義逃
大夫知之督令李業尋補邑弟子員慕陽明先生嘗
介先生門人將問學焉遇前驅縶一人或曰宗也過
而衝辟者伯兄愕然先生門人曰先生起家征岑谿
有師命不可不爾竟不謁返其硜硜行一意自妙然
已　莊敬皇太子生之年侍先大夫留都值覃恩當
蔭奉咨以北而會有孽先大夫征苗功者　旨俟勘
明伯兄乃應例入國學繼改南雍遂歸侍庚子就試
應天歸先大夫不豫侍湯藥者垂兩月棫封籲天祈

促齡以代竟泣血執大事痛疾誠信一式於禮辛丑
伏　闕上疏言臣父克宅功至易見頃者省愆待罪
五年若忘恃　聖明也不卒溘先朝露功罪未白臣
寔痛之及今不言是臣父終肰不得以貞信事君而
臣生不得以貞信事父抱痛無窮已時乞　敕下部
催勘其明年勘報覆　允復先大夫職與贈廕祭葬
伯兄於制應廕且先大夫遺澤具存乃獨念不佞有
年曰先大夫棄季弟蚤肰屬纘日不一言命我以我
爲能立其弟也弟今纍如立不立未可知何以慰在

天之靈遂以有年　請既得　請進年誠自先大夫棄汝蚤然厚期汝吾聊為汝階汝如終賴此是大賀親也不佞年蓋惕若負者當是時家遘閔凶先廬継燬先淑人劬劬任之倚伯兄為政拮据經紀備極諸艱不敢棄棄基亦不廢鉛槧日取經史百家課不佞年相與礱斲若嚴師小友已而不佞年叨舉例當補廩所親謂伯兄改註任子便咲曰何以此為吾緜衣北堂老爾老驥伏櫪每值試期未嘗不挾𢹂往隆慶丁卯伯兄蓋十二試矣先淑人撫行李嘆曰何當易此

免服見者其各謁選山東平度州判官承親志也既之官時時念校劾明年會又聞先淑人疾亟亟乞歸當道牵文不與歸與便差就省而先淑人已不待矣訃黄昏至哭絶匙步校蕭寺黎明而行隷及諸郊御人及諸野星奔抵家致哀式禮猶之前喪也服闋補判濮州嘗攝刺事又屢署屬邑廉而有為一意勤恤百姓民多德之濮產鹽自食然制行公鹽歳額舊百引官為歛輸商利其易集也挾貴人屬鹽官使者歳益之至盈千引著為額民困不堪伯況力請于後使得損

十之五馬貢鮮奄徑濮先轂橫甚伯兄糾役城外視
篋受役無它嬴奄恚躁而入騎而負偽　勅者亦挺
而導者舁黃篋者勢怉怉也伯兄為設亭棐鳴金鼓
召師生里胥以須謬若迎勅然俄奄攘臂進令生
呼曰　龍亭在上宦官直行御道大不敬又令一生
前請啓　勅奄窘伯兄乃質責之曰貢故有簿正外
為私挾柰何勤數千里候人又因以為雷爾贓不訾
爾罪亦不訾且濮故非長安道也爾迂而徑我又不
爾拒亦惟是踣馬故而爾故委篋以脅我爾則自侮

我於爾何有奄嘿服領篋去觀城旱伯兄以署往遜
弛不急之役歸之農致齋步禱不問術家不建法醮
身與城隍誓曰我職治民有如奉職狂悖神其罰殛
我無貽民災又曰神職庇民有如十日不雨是斷棄
我民矣禮當變置余不敢佚罰比十日不雨扃其廟
屏其香火更置壇墠徧索于群神又二日雨百姓咸
悅且曰難哉行幾微不慊餒矣焉能誓神范令政敗
繫獄承檄往視盡拘其黨敗政者薄令罪而歸之後
令甫至而夲再往署事當積蠹之後政務宜民邑以

復治在濮幾考中丞直指若監司部使交相勞迓碣
薦于　朝二甲戌陞南光祿典簿光祿職司多與宦
寺相須伯兄至寺人曰此故濮勁判也相戒勿擾丁
丑書滿曰吾將老矣會遷大官署正而伯兄業先以
致仕　請疏入許焉岳橐入里門食貧稱道性故孝
友岳老念先父母如一日每諱　哀慕至不勝訓子弟
必以孝悌勤儉篤于九族孤寒者煦濡收字教之其
不善者凜然惟恐聞也與鄉鄰交不為詭隨然而必
依於厚邑里有識無不曰先進遺直云丙戌十月得

寒疾以月之二十一日不起距生正德庚午九[illegible]
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七伯兄為人亢爽自信恥嫉要
絶危蹤意所獨到不與石轉譚經術論時事娓娓鑿
鑿辨者莫能屈為子言孝為臣言忠居常言士
不尊傳註官不式憲綱少年不稟畏尊長閭閻不歸
淳朴皆世道大患慨然有隱世憫俗之致焉嘗疾
惡著於冊衷語及胥人墨吏嚼齒大罵指九天以為
正也聽者懼然乎度名宦故祀漢相王成伯兄曰嘻
此非偽增戶口者乎何以風事君者卽草牒請遷

之未及擧而歸毋語以爲遺恨性嗜書然不讀非聖之言尤憎釋老所至燬淫祠逬妖僧而不佞循記童時有舁子母像及門者伯兄叱之去不去吾且斧木偶舁者不謂信也斧出始舁以走疾追及之曰止止曰取爾木偶繫之槀倒曳出境毋迋我里人逡巡間斧已落木偶一耳驚曳如命遠跡不敢再入時伯兄未有子里人傳相詫陳君不虞似續耶既而竟多子元配邵氏州判涞女與伯兄同庚午生四月十一日庚子十一月二十六日之災併二女喪焉繼張氏處士

慈女操家政甚力終其身不以華侈初難子置側室
何氏有容德子庶子如子無間言人以為難生甲申
十月十二日卒辛卯三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八
男五啓孫伯光得之晩比不佞郎考功始 奏補廕
生需其長也今為袁州府通判娶徐憲副九臯女啓
經娶夏知州惟寧女啓縣庠生娶呂州同亮女繼姚
慶士尚忠女啓緒娶徐巡檢九容女繼姚庠生守緒
女啓維娶潘與史逵女女二長適夏惟寧子庠生程
次適徐知州恒錫子庠生嗣益啓孫啓繇夏氏出俱

張出餘何出孫男十孫女五啟孫出者四男本充娶周憲副思宸女本育女長適周經歷思顏子昌晃次未字啓經出者五男本蒙娶姚貢生程女本茂娶方省祭志化女本萱聘董處士　女本蕃女未字啓繇出者三男本恩本惠女未字啓緒出者三男本思本[redacted]女未字啓維出者二男本俊本美啓孫等以丙戌年十二月十一日塟伯兄上虞萬奧雞籠山與干瀆村相望十里而近比張碩人卒合爲方伯兄卜雞籠兆也邵碩人葉塟馬巷祖塋之偏張碩人力請遷從新墓伯

兄曰我豈忘之弟藹燼即土殆四十年矣邇祗一不安
事雖寢然識者皆稱張碩人盛德云嗚呼不佞童而
藐孤伯兄朝將振之而夕將成之少不以童子課也
長不以流俗榖利言學則必稱先大夫言政則必稱
先大夫不佞服斯義也不敢失隊以至今日伯兄已
矣其才即犖犖大者抑塞無所表見惟是褒貞捏利
特立於鄉曲而薄試於臨民遺言行有足述者不忍
終闇晦而無聞也是用褒次如此伯兄生平有真我
不佞直督欸之質九原無謏若夫闡幽施榖則大君

子立言之旨已伏惟不鄙而賜之銘先伯兄死且不
朽謹狀

鍾太孺人行狀

鍾太孺人者不佞年妻大母也大父曰訓導徐公始
外舅令攸両親者皆大耋矣太孺人比又病𤸇外舅
時時念之甚令攸之五年而遷别駕安慶捧檄便省
適延嘗大孺人藥已竟視含爲哭稍閒則授簡閒於不
佞甥俾爲狀狀曰太孺人上虞名宗祖松泉公其善
繪事幸
宗皇帝朝世所傳鍾欽禮畫者也父王

溪公其太孺人生而爲松泉公所愛曰是當爲儒者
配時同邑徐聘君某者以賢良徵㸃墅瑾𫎇戍瑾敗
釋還稱鄉偉人而聘君第五子則訓導公也後其弟
處士公某죾有儁聲太孺人年十七歸焉訓導公蓋一
年以少𣎴業已旣廩諸生間矣玉溪公醮太孺人命
曰爲儒者配良不易且吾無以媵若媵若以四言耳四
言謂孝敬勤儉也歸三日執姑劉碩人喪即能喪中
羸不勝衣廼所承饋而羞尊人靡所不䖏也者已而
事繼姑謝則姑已又繼葉則姑靡所幾微貳也者處

士側置二姬遊太孺人間靡所一日違言也者訓導
公至孝奉後省生者交童也嘗讀書郡中還從聘君
語差久太孺人輒為言舅若姑日夕念君君何以慰
舅若姑意其相勉為孝如此說者謂聘君忘子之出
後廢士忘子之後已太孺人與有助云訓導公應貢
官朝城以單車往無何走書謀太孺人能偕隱乎[illegible]
且移牒歸矣太孺人力贊之決蓋歸而迎相勞曰善
甚君袍未緇也遂日左右公義勅諸子姓庭內外廪
廪無敢不肅焉後一紀伯子與計偕矣諸子[illegible]

盛尚日左右公而義勑之猶前志也太孺人夙兢于
女紅居饒蠶麻繰絍老不靡怠好施予即素所蓄袗
截乎觧蔑霤澿椎蔑霤餕而性又樂易亡論舍中藏
獲一切𠹭恩卹即流傭環門廡而寄者若蟻附媍儽
儽挈孺兒從爨下食不厭也嘗語媳屬吾叅佩家大
人媵言今老矣孝敬頗質有之且非疾苦不能即安
獨以多施爲若等費顧吾念竊有天幸食恒腴服恒
鮮寧能效守財媪辟睨楬倮忍不割半菽尺緼相活
而空從度篋中敝物也又曰若能毋忘吾言乎吾死

亦樂益寢疾間諄諄無異語病既革語半不成矣顧
冢女期期若浴云衣云者荅曰歛児能身之遂瞑寔
萬曆己卯十一月十一日也距生弘治丁巳十月十
八日享年八十有三訓導公諱某字某別號南石生
男子四伯即別駕君某起家嘉靖甲子鄉薦年所稱
外舅也娶薛處士某女繼李處士某女仲某邑庠生
娶趙大尹公某女繼黄處士某女叔某蚤卒季某邑
庠生娶葉某女女子二長適汪僉憲公某子散官某
次適賈侍御公某子庠生某孫男十人伯出者五始

山娶庠生潘君某女如岡邑庠生娶廪生胡君某女
如瑋邑庠生娶太學生陶君某女如圭邑庠生娶待
御潘公清置女如塤尚幼仲出者四如璧娶周處士
時敏女如玉娶太孺人宗姪某女如翰邑庠生娶董
某女如龍尚幼季出者一如金娶庠生陳君某女孫
女二長適年封安人進宜人次仲出適太學生黄君
某子庠生某曾孫男若干人曾孫女若干人別駕君
請於訓導公以太孺人歿之明年正月某日葬於東
山之麓陳宥筆曰初太孺人歸而後處士也盖予然

獨爾晚歳禄子立孫茁曾孫而領外孫之子矣可不
謂厥基造福者哉而外舅則謂太孺人生平未嘗欺
人亦未嘗逆人欺未嘗忮人亦未嘗虞人忮於懿哉
宜天之福也年不佞得與聞梱内之行爰次其事而
具論之俟立言者采焉

邵宜人張氏行狀

隆慶庚午七月十七日張宜人卒於家有子陛官監
察御史居京邸宜人疾未之前聞也業以心動之故
疏病請　天子察其情許之歸馳二千里與訃會扶

毀奔至哭既蘓手述宜人生平走書余告曰孤罪大
宜人殁也不獲一侍訣罪莫孤贖矣忍復令先德闇
汤以重孤罪惟是幽窀之石所以從宜人于地下者
将請于少傅南渠公而内行不列外閫子姻也是有
裡言徵子狀孰為徵信余讓又詎能文宜人然先室
邵安人宜人姪氏也而余之姪又為宜人子婦時時
道懿行詳詳宜人宜莫先余者遂据為之狀不辭狀
曰張宜人邑處士時濟公女中憲大夫郃武府知府
越湖邵公諱憓久繼配也中憲公先為郎中時考最

封宜人宜人生正德癸酉四月初三日迨卒享年五十有八子男八長型饒陽縣知縣娶羅氏處士東滙君璘女次璧庠生娶葉氏文學洋山君鳴女先宜人吳氏出次陛太湖縣主簿娶周氏文學止所君如燈女繼談氏處士新川君世美女次即御史陛階慶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令官娶諸氏處士半閒君廷步女次垈蚤世娶即余姪仲兄主簿有孚女次圭娶陳氏詹事南屏君孟愷女宜人出次堤娶朱氏縣丞雙泉君公敬女次墻聘沈氏府經歷海南君渭女

妾王氏出女一宜人出適呂中書舍人名即步傳南
渠本次子孫男八型出者一欽言壁出者四欽亮庠
生娶蔡氏通判小川君珊女欽式聘沈氏處士庭梧
君一鳳女欽錫欽奬聘茅氏封縣丞石陵君檀女陞
出者二欽元聘朱氏工部主事心齋君孫女欽明陞
出者一欽順女孫六長適張知府信江公達季子監
生紹元次字陳副使小愚公覲子釗次字楊知府石
帆公世芳子象鈞餘幼未字曾孫一洪源欽亮出評
憲公卜以歲十二月九日塟宜合窆湖山之陽宜人

生而端莊淑慧父張公重其昏會吳宜人謝世中憲公雅聞宜人賢求繼室是夕張公夢一偉男子將軍征霄漢闖覺曰此貴徵也乃許以宜人歸公謂公生已未年紀年也比歸姑朱宜人先亡逮事舅菊莊贈公公年已九十耄矣獨姬施氏侍宜人遇施善因得審剌起居先贈公意旨即朝夕膳必親饋薦之旁外侍畢然後退中憲公為校官弟子力于學宜人篝燈瀹茗執女紅贊夙夜日為常公嘗學遇路病結經年侍湯藥彌謹吳宜人遺孤未立宜人呴嫗鞠育之撫

誨脩至不以貽中憲公憂當是時宜人年才十五耳左右事育已能一一祗內職如母始贈公易宜人少未練有虞心及庶得其善狀乃亟稱曰賢哉少婦也賢哉少婦也中憲公薦甲午省試後四年而贈公卒宜人哀毀如禮比部白竹公者中憲公嫡兄也二公孝友天植同居食者數十年即數十年將食指繁衍庖廚爾爾如一日比中憲公宦遊念比部公不置時時分俸歸佐養宜人實終始賛成之無幾微間語觀者以為難方中憲公未仕授三禮吳楊間家事盡屬宜

人時吳宜人子立矣宜人所生子又長以次並遊黌塾博交遊傳供費甚廣家無嬴積至脫簪珥給之中憲公不還顧而諸子並得顯其業學蒸蒸起歲己酉饒陽遂毀於鄉宜人喜曰是可以吾吳宜人矣明年庚戌中憲公授六安州知州歷右軍都督府經歷工部虞衡司員外郎通惠河道郎中還邵武府知府宜人皆從迨公仕無敢闖門內治者公性嚴介廉直每退食輒為宜人言席國厚恩夙夜愧罔報塞寧當為私家計漫自封宜人語輒有合也及致仕歸益治儲

為勤儉操約如寒素米鹽絲枲區畫必周然務大體
不為委瑣之行享祀必極豐絜綴接姻鄙下逮臧獲
舉稱宜則尤以賑窮卹孤為急即捐解弗愛也饒陽
太湖後先就官宜人規弗及私種種作官箴語御史
登有穀庫序間未即第宜人無慍色竊勉曰兒無患
不第大丈夫第後事何限總在今日學力耳後丁卯
戊辰御史果連捷宜人今亦未嘗色喜時寄言父母尚
健飯幸勉自監立母為我分公家念也戚族有告北
上者宜人雖病必強起類擲以示無忌意不以憂御

史眞明大義如此庶子堤患痘危瑞上堂而傷其首宜人調護曲至至忘寢食視妾王愛而有禮䑯䑯出天性然吕氏女寡且無出側出一子呱呱也負之淳且誡曰毋以不屬裡故保孤不虔而夫子所深言與而所以報而夫子獨是兒耳念之念之饒陽以巳夏卒于官訃聞宜人哭之慟遂病腫目不療侵尋至今年春夏飲食頓減痰火上冲病日革然中心了了不亂子圭首宜人固請屢屢授數語語皆関忠孝節義大者且曰我何言我心至公無私今而後人當益

知之也於乎可謂以正終也已宜人姓資近大有曠
度子姪諸婦終日侍初不見疾言遽色亦愧愧焉無
敢踰尺寸者曉歲計身所長育逾數十人冠笄接踵
扶筴縣瑣而趨左右者充圮實閭孰非宜人德徵也
蒸和篤慶雖度百年不為溘延顧若斯焉止耶而余
姪氏復為余言宜人歲時顧庭中衎衎樂矣獨撫姪
輒悽然隱軫不能已以姪孫寡且後未定故而病逝
絕也則面之放聲哭噫傷哉傷哉余睹宜人行嘆曰
壼教陵夷內德之可書者尠矣媚嫪江汜彼一時固

三王之世也而况来者而况来者廼今余狀宜人蓋
嘖嘖無娩詞若彼譚說無論即其處孤遺嫡庶之間
至哉其恩之逮也雖載紀所賢則何以多焉至若事吳
宜人毋如其毋視吳宜人兄如其兄視吳子姪䌷然
一體欵接甚篤即吳子姪亦不知其非親姑也嘗占
吳宜人茹辛忝世不得共夫子一日之祿我胡能忘
情難矣夫仁人言之其最章較著者也而余又聞
宜人病革時有娣助者割股療之割股苦心也以一
娣乃能出此良不易矣非宜人德無大小周浹能然

乎此雖細故可以觀宜人矣余謭謭無能文宜人譚擬其所聞可徵信者紀次如右以備釆擇若夫闡幽行遠施轂翊教竢立言君子垂不朽之論焉

封宜人陳母趙氏行狀

趙宜人者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諡文僖陳公繼配也始尚書公考編脩滿封孺人已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秩滿晉今封云宜人宋王孫裔後有師道者尉桐廬因卜居邑之孝泉鄉遂世爲桐人高祖鄉進士驩曾祖儼祖封通判瑶父肇慶府同知琳母俞安

人宮保俞莊襄公諫女嘉靖辛丑尚書公第進士選
讀中秘書元配徐宜人卒時公考光祿公煥為江西
右使得宜人賢狀於左使桐江俞公夔遂為尚書公
繼爲宜人性端肅不苟言咲恭事光祿公胡太淑人
及兩居服舍擧式於禮尚書公繇詞垣起也
肅皇帝方修齋禱事詞臣多用撰文進者公澹然避不
與游歷少宗伯已持服歸起南部奉 命視淮陽諸
陵纍卒為時名卿宜人有相道云蚤育一子殤哭之
哀遂疾待席媵和惠多男祥追哭尚書公愈卒仆絶

及甦疾遂篤諸子調護逾三十年至子鏌成進士之歲乃卒寔萬曆己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溯生嘉靖甲申七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六子長鏌行人娶參議羅璧谷公女庶徐氏出次鏕太學生娶大學士呂文安公女次鈐娶光祿署正新渠魏公女庶李氏出女一適河南左布政使孫君錝徐宜人出孫男七孫女五溥聘副使嵩岩張公女澍聘庠生循菴史君女渭聘春元鼇復丁君女孫女長適禮部主政栢陽呂公子胤昂次未聘鏌出浉浩淶俱幼孫女長適瑞

昌尹爐嵩錢公子人豹次未聘鑣出漳紉孫女二幼鈐
出鍭等卜以庚寅年十一月某日奉宜人柩與尚書
公合塋於龍山之陽具述系世歲月并行畧以宗
人屬爲狀俟誌墓者採焉

行實

先考正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省齋陳公

行實

先君諱克宅字即卿別號省齋姓陳氏其先宋丞相文正公康伯避高宗幸越過姚之馬渚鄉聞鍾嶽顧其地樂之命介子祥卜居焉由馬渚避兵徙遷于瀆村者曰寶一公四世而有吟軒先生孟昂自先生上世嘗以貲雄閭里當 國初傾貲役于官家吏詘先生乃析節為儒隱居教授偷然以詩名始求嗣育弟

氏孟善公子曰巨理公已復生一子然巨理公賢先
生因子之不衰而巨理亦遂父先生先生卒母氏老
失明而公事之賢於所生母氏雖公即不侍食不甘
病甚革仰天祝曰兒孝吾死不憾願天幸相吾兒益
生賢子大吾家也既先生所生子登世收其孤與諸
兒鈞其若長為之昏娶無幾微間者人胥服其孝友
而為人又忠信尚義鄉隣有爭率走公自直即家事
率求處分間有不之公輙絲亂必覆公一言廼解終
身不復語言其為人所服如此論者謂先生公皆鄉

善士後宜大是為先君大父父也先君貴例得
制誥於是先生贈公累贈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先
生配嚴氏繼周氏公配周氏俱淑人云公多男子以
成化甲午十二月二十八日午時生先君於次為六幼
穎異有立志公業商之苦家故詘食指且繁無以佐
學者欲令改業自食先君未敢言因侍遊圃伐拱木
持白曰是不剪行且昂霄矣然兒以為直木耳無足
惜令將有昂霄之人而斯之為薪則柰何公喜且悟
曰兒言是惟爾之為廼畏艱遊學枕籍四書諸經而

以尚書顓門其學自儒先訓故直探聖賢微言緣髮
未安沉思惇譬必得當後已充然有得爲經書解數
萬言領弘治甲子鄉薦明年上春官不第就業南雍
時楓山章先生爲司成方以道術爲教始見擧蘄栽
之語問何志對曰君子幼學壯行要當於道德中驗
功名耳先生首肯相與講求實學及權經世之務亹
有卓識深見器重而先君學亦日益進不得志於[illegible]
官游十年一武不妄稱邑大夫有緣公錢始識面者
[illegible]自壹知先生淵令之人也正德甲戌登進士[illegible]

仕知嘉定縣嘉定吳鉅邑賦重習詭競假荒壤之詛
緣飾治畝規歷歲供而遺其賦於比里民困益逋先
君出舍於野屏輿卻蓋畝方而區藉之夙詭無所庸
逋移漸復又以科則猥冗奸胥藉手上下與豪右為
市建議酌重輕歸之一則事既上惡其害己者扶陸
家宰完尼諸當道不果行後二十年議者竟尋所畫
行之遂為令一寺僧素饒其徒之父猾也思齊而空
其貲匿子外方曳他屍誣僧以死先君疑不亟訊密
蹤跡焉衆譁然君疑於賊者聞而嘆曰吾終不以孀

故妾傳人冤亡何詞得匿者衆昉驚服市井惡少朋佚掾人事露曰未教而誅不忍也每月朔榜所犯於衢而命鄉長老諭飭之率皆改行爲善政尚平易尤善視俗嫩惡爲之所俗業耕紝因而課勸之崇信禨禱則爲之厲禁僧道至賣紗以自給里黠乾沒官賦額爲常急之動稱變鬻爲良者害迺摘最甚且有運擾者收其弩曰鬻當自弩始令日官爲鬻之黠吏言出故所盜以償餘風屏息愚萌輕訟款款諭止之至險遠者弗費也曰毋俾騷我師他如闢佛寺以新學

宫鑿低圩以通水利差九則以均更繇汰民兵以紓冗直嚴胥皁以絶苞苴凡可利民者次第畢舉民用大和而性堅直不能阿部使者意指始若忤終以悃款得白薦譽反籍甚廵撫張公津雅意民事每稱嘉定治行為南郡首諸院建白輒嘆賞布令甲政澤波及旁郡焉會獷寇湯毛九嘯聚天目張公奉 命征之檄先君從策曰是惡已稔無稽誅請薄脅汚者罪勿驚良民適寇者籌其便宜甚具寇洩衷緝一若先君籌滿考署卓異戊寅 徵拜江西道監察御史

國家自　毅皇帝季繼以　肅皇帝嗣初剝復危疑
是非蔚起大夫士若障決河毒危痾攘袂亟爭不敢
暇而先君當其時知無不言言無不力其犖犖大者
巨閹劉允挾邪蠱媚取佛烏思藏胡服臘拜惑亂
禁庭抗疏列其十罪乞誅之以謝天下暨兒當諸閹
張銳等罪狀既具其鄰蕭敬韋霦盤枋司禮詭獎
上聽內降欲易其獄疏請明正典刑勿以近習搖公
法判宮府為二體大禮議興伏闕諫且號庭杖幾斃
方號時內侍傳　上怒罪且不測有亞卿欲倉皇竄

者先君厲毅曰君大臣操議不力乃欲先去爲人望
耶引其裾而郤之衆皆懍然大學士蔣公晛尚書喬
公宇汪公俊相繼引去而議禮大臣驟進僉赫士心
不無風靡上言進退大臣關國體若以言議不合簡
斥老成長後進諂佞風士氣將日壞國事將日非章
三四上轉切武定侯郭勛怙勢莫敢誰訶疏其大不
敬狀後竟以賤庖誅劾王冢宰瓊才而險坐戍邊論
直嚴爲一臺先出理直隸山東鹽法疏招復貧竈嚴華
奏討等七事上之皆鑿ㄡ切時弊繼按貴州貴州苗

患紛拏軍儲役罷供億不足先君曰是殆難純用中國治治之也約束有司務爲厚大而區畫不遺細微要歸在因其俗洞其情狀破其所恃而動其所疾苦曲防其瑕釁而銷其所未萌去其溪衰之甚者而明示之禮教是以內之官伍外之土苗徼之堡戍徹之流庸無不戴德興頌盤江瘴氣爲出途者苦烈山鑿道毒溪一清積癘頓殺十八九麻蔣寨劇賊跳梁私有名號號令屢格官兵捕者以濟師請先君命以師還而密授計斷事史勅以署程番纂往因選甲馳襲之

賊出不意不暇格悉就擒定報竣閒道值淮陽饑條荒策騎置以聞略曰商通則粟集流移勿詰則就食者衆計口月賑民粟流者給糜散處之勿聚則疫不作暫弛收留乞養之禁則鬻數不駢死方春民無以眎歲且荐饑官給牛具種子賑業之便殍屍蔽野宜倣王者掩骼之令毋令暴露而尨必大發帑儲及借留司府官賦則猶可及救也疏上　詔下其策於地方居頃之再奉　命按河南監乙酉試闈通弊絕所得多名士其操約藩臬郡縣不毫髮假臬長張淮

與廖冢宰有連遂居職無狀顚躓効之冢宰不得已落
之職風采雷厲旁皇部中墨吏有望風解綬者嘗行
部道和馬村臥龍岡朱儒鎮弭節吊古斥淫祠祀墨
台氏葺漢丞相草廬廓武穆祠慨然有世道民風之
感至於一士之善匹婦之烈擊節表章惟恐不聞
也丙戌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松潘兵粮時先君
閱基資逾八年矣松潘深入番落中又巧宦所規不
屬迺冢宰用夙嗛故竟有是遷祗任未閱月而僞番
横梁寨殺一指揮坐累戴罪勦賊凡皆旁觀者所爲

不平先君曾不以屑意親拊卒屬立操式繕飭器用孤問疾而閱其可用者誅賞信必士卒氣倍廼勒兵夜走鷲寨焚碉房數百所番殲焉當道上功西荷金幣之　錫與時松卒積衰而橫梁且虎負南踞咽喉乘高恣睢我軍仰視不敢動番狃若謂固然一旦被殲諸落恟恟蝟起先君嚴兵閱堡待之番遇輒斂去而我軍器甲精柔又諸落宿昔所未見者則大慴沮慴稍稍悔禍請盟獻馬保塞矣兵家宿弊多虛名尺伍中私其粮芻上下相蒙錮不可詰而故事總兵

者與副使權將莫能得其要領先君思有以救之重懸首格而陰實偵者其旁戒曰有立格下視徘徊若有思者挾以來逮得三人未肯言親諭曰爾畏若毒耶第言毋畏余重賚爾且檄移爾他方三人者度不得脫以實告悉麗詐冒者於律廼以義質責總兵與爲要束清若伍而何總兵鄉者舊在貴陽嚴先君先君亦多其能及是時何大憝伏困而衘馭之發蹤前卻無敢不竭歷承者當其時何頗効勞於邊檄卒爲松老將本之先君也全蜀比歲大侵民且饑死不能

給邊餉先君令曰軍民一也勿苛征有頤出蕎豆克額適者聽蠲其耗郡邑積藏稍羸者酌貸之厚募以輸以故民不聞追呼軍不至捐瘠而饑民亦多賴募苟生者然躬自貶損與卒屬同豊約往來督運馳偏橋索道間膚髮為敗人知先君之勤之也即間不繼迄無怨譁或謂先君勞曰固也赤子饑吾忍坐視且若不見廖鄖之亂乎不如是何以繫嗷嗷者心於是人又知先君之厝置盖有深慮也庚寅書考於朝最明年辛卯陞河南按察使先君自起家連為憲

臣且習西河情隱訟至可立决頤未嘗臆蔽一獄輕
刺一人原情據法期在無憾且躬夙夜程案牘汲汲
若力不辦者用是犴無淹繫庭無穴奸如什趙景暘
等無辜之冤發劉一清輩不宥之罪語具部使者疏中
不二年薦者六上而郭侍御方按貴亦疏請特補貴
轄從民志天下灼灼稱賢大夫賢大夫矣時王冢宰
復位用事思中先君辛丁不能奪衆論嘗語人曰陳某
舊彈射我令官守有蔽我豈若仇耶蓋王以脩怨為
人所賀特舉於直也癸巳陞湖廣右布政尋左布政

使錢穀出內藏吏公為盈縮日有羨先君曰是贓也
令輸發者親視其衡不以假藏吏遂遠濡垢之嫌公
移刻期遣發鈎抉狡弊剔涸塞竇吏胥惴々無敢以
事嘗者焚故積廣饒癸巳水甲午又旱困矣內府採
辦　宗室祿供額且日廣而　榮藩構宇承天建治
皆新以　詔旨行事又不領于常需　諸藩擬附濫
乞纍々狎至先君既周知一省息耗神籌掌運經度
其不得已者而罷其不經者議駁一以法故無所避
田提調試事僉謂費有常目先君曰無以目為也命

析欵會直銖權寸度區畫惟允賓典視昔稱厚而所賞減三之一且剏識什器足為後舉之用者亦三之一其綜理節縮皆類是先君練且果論定計成屹不可動有欲私撓敗者輒毅然曰六十老吏豈骫法徇人者耶一切不之可坐是與撫按不相能然事有疑難又率倚先君為重無不就而待決者會撫臣什位急欲抑先君衆莫之直也更以實薦而王廵按者忮人也含怒俟先君遷去洗索詼司所掌冀得間竟蔑一疵始大阻恧而益很先君之不可間染如世界菲

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貴州等處地方兼理軍
務先是按貴王御史杏疏曰凱口賊阻險屢劉爰自
宣德以來載征弗靖日其裔阿向惟茲憑恃也濟其
世惡以干天誅當其身重臣徂征者四矣格于險輒
輟師歸 朝廷以為犬羊弗窮也賊轉張甚臣謹按
向當誅之罪有八難克之勢有三乞大舉殄滅之用靖
一方疏既上而先君命下遂奉 命相機撫勦乙未
至貴宣布 朝廷威德挾以軍聲撫之賊抗乃按行
賊壘獎督將校剪薙其援翼而謀離其脅從丙申春

正天雨雪募死士夜攀崖上以索梯度運奪其要害
一鼓而克之向賊授首俘斬從賊六百有奇招降撫
安者可二萬計捷聞詔晉二品俸賞銀三十两綺三
襲囷故險絶先君集衆策剷穴置守以圖永戢留兵
竟其事而漏孽復曳生苗擾囤爭之兵猝未決會先
君調總理粮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代去處臣畏譴
者反嫁禍焉初正德間臧賢客吴傑以賢故判太醫
院先君論其罪至死會赦免至是子希孟官諫垣而
田都諫者貴人以先君同年也無加禮啣之嗾希孟

希孟喜論先君主用兵非是先君聞而嘆曰有是哉
毓乞解職得　奇田籍候勘時先君蒞江南甫三月
耳方且理要業撥亟熟慮急者列為六事以聞而條
布利捐躬先節儉將壹挽文弊之俗用救實病至於
積利隱蹟蒸蒸然向有廢月有舉也然未獲畢其施
歸矣代者偶一聞問猶手書以水利田稅為屬其惓
惓百姓不用去留自諉如此丁酉抵家家故村居杜
門養晦危坐一室隨意展經史百家縱讀之迫然意
合即手錄置几笥倦則委蛇垌陌偶田父埸叟班荊

道農圃于于也歲時謹祀典置遠世墓田未備者擇
族子姓從事教之禮讓壯日所與布衣交多轗軻華
髮每一過從譚經賡詠累旬月不厭性所趣好絕去
殸貨游奕為時俗所徵逐者遠甚而日悠然有以自
樂牘跡不至公府心跡是非公論通塞悉置不問或
以問先君輒曰靡祿無效分當退幸得蒙恩歸優游
里門與交游老幼樂餘年足矣然客或道治象休明
生民闓澤則津津喜也不者輒憂在其色曰老臣荷
國恩厚食百姓力矣敢忘念乎居四年疾作月餘轉

侵遂不起寔嘉靖庚子十月二十二日丑時也距生
得年六十有七始言官府猶因甚撫按臣當勘者憚
駁反故緩其衆弟疏曰市闕成虎毋惑投杼邇自古
言之矣夫苗賊向造叛顛末巡撫某勦勝心跡固較
較也但臣等有同官嫌懼不知者覆用為僭請吏遣
侍從至臣等得公議之於是　朝議人人知直先君
而卒不更遣勘官勘官亦遂不竟追歲壬寅為先君
捐館之二年繼至者始白其議　天子曰嘻陳某既
有功其復原職贈通議大夫賜祭一壇有司給其塋

事并給與大父母父母妻誥蔭子有年國子生嗚呼
聖恩則渥矣而先君已不可作矣嗚呼先君體貌魁
碩行坐皆有繩槼終日立不倚無流視望之凝峻若
山知為端人君子性至孝嘗以祿不逮養捧　制欷
歔聞語及即飲食不能下至晚歲循然制三品得贈
大父念所生孟善公不應制欲移身所應給贈焉適
歸不得請終老以為遺恨周𧷤人鼻弟子客他鄉其
先墓莫為主歲以禮酹祀之曰吾母懿親也勅後世
無廢事伯氏甚謹嘗從客館還弛儀而復之會伯氏

飯不爲起拱立俟畢揖語而退時已領鄉薦年且強仕
矣撫卑幼如子姪氏殁卜已山爲之藏再從姪死二孤幼無
所歸挈一長延教者踰十年即負敎不衰止殆天性然也歟
歷中外爲之各有體一以爲可親一以爲不可犯一以爲纖
悉一以爲總攬一以爲神明一以爲茹納而正己律物實心
處職則在在皆然所至無不治鎮雖若峙酬遷若流憂
病若焚趨義若赴平生未嘗規便利避艱危直論適當如
是而已與人交不爲藩籬尤絕不言恩怨前後伏節靳竄
亡慮數十百人兩河楚蜀之士縣品題起者亦亡慮

數十百人進無市心退無私語淡如也徐洲兵憲湛常郡令某既得舉以幣交作色曰君非知己者余誤矣余誤矣愧謝去吳中令李東以催科與邑貴忤邑貴蹙惡之於朝先君曰東為人不可知吾知強宗後輸為吳大蠹若抑東蠹將滋深朘小民不細亟言大夫中丞東竟召併肩為臺官偶以言事異同隱為所妬及横𠑽寇作東適按蜀彈事故甚其詞先君待之自若終不言惟穀事斯其度詎淺淺者能闚耶盍於見人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函析之不能浮道

與也故嘗以此取信于人而亦以此賈怨先君嗜欲甚
淺享奉甚嗇宦遊凡二紀供張涉麗即屏去之終身
不畜妾御輿從亦嘗不克晚以上大夫懸車且不啻
杖鄉時矣素韋散步居然寒士也其視義利閑萌爵
然冰蘗有不待戟而决者故雖重爲權津所擠陰仇
所摘齟齬者所徼伺卒不能用纖介相磨湼云若其
譚道决策不喜空言高論務極名實而其爲言雲驟
風生近譬遠印使人灑然傾竦曉然易知爲文亦然
尤長於彈駁辨議往往若萬馬排壁一矢破的則以

浩然之氣有以發之也所著有四書書經墻外望牧
民膚見律解律摘自考操式弁奏議詩文雜言若干
卷旋遭燬逸今廑有存者藏于家配吾母唐淑人內
行寔可媲先君後二十八年卒事具淑人狀生四男
子一女子女最長適邵憲副煉介子垔男有勳國子
生今為山東平度州判官娶邵氏海州判官涞女繼
張氏有濟補邑弟子員而殤有孚國子生今為江浦
主簿娶楊氏刑部侍郎大章女繼王氏布政使恩家
子惟一女有年十歲孤其為蔭也伯兄實以名請紐

未能讓遂階蔭領壬子順天薦第壬戌進士為令官
娶邵氏崇明知縣炤女贈安人繼徐氏鄉進士希明
女封安人孫男八啓孫次當補蔭未請啓經啓縣啓
緒有勲出啓和啓科俱庠生啓稷有孚出啓端蚤卒年
出孫女六五適名家一尚幼曾孫男三諸孫曾男女
皆先君沒後毓也嘉靖壬寅正月九日勲等祇若
國制營地於雲樓鄉陸橋園之陽奉先君窆焉北背
查湖南望漕河左為東鏡河云不孝孤曰先君襄事
二十有七年矣玄石未礱明德未列是家世之割而

不孝孤之罪也先君沒未四旬家火于盜惟是先君無罪以徼天地宗祏之福孤孤等僅以柩免不暇及遺事惟是文不足徵重以孤之愚觀記淺鮮惧鹵莽遺懿行且惧謦欬彿髴以漫先君而厚不孝孤之罪痛心荏苒忽不知歲之及此矣無祿先妣即世將從先君於夜宮不及是籲大君子一言著之後代罪即死且不償是用洒泣伏由莬拾餘燼述厥大都兼取二十七年所聞鄉之故老宮譯之遺詆可徵信者參以方輿碑志縣爲行之貝庸稱籲大君子之前倘矜而賜之一

言以為先君重而遁孤罪萬分一豈惟孤沒[illegible]感

已哉孤死罪死罪

先妣唐太淑人行實

先妣唐淑人隱士浦長乞古虞右族也生成化乙巳六月四日生十五年歸先大夫省齋公已封孺人進恭人淑人云淑人歸不及事舅氏通議公而猶逮周淑人時周淑人病肺先大夫僕僕授經給其旨顧淑人語曰姑老病能任養乎且諸長姒群也群易睽無貽吾慮淑人膺焉兢兢侍姑養饋食扶痾姑淑人必

呼少婦少婦而群諸奴氏以順奴或易其少駕之淑
人遜謝而已廼擀作顧時時先長者久之交口譽淑
人賢惟先大夫亦以婦雖少可任也以故益得展意
於學既而舉於鄉第甲戌進士授嘉定尹淑人從被
故簪服徃蚤夕操作佐先大夫日用無異未遇時竟
三年門內之治斬斬也戊寅先大夫入拜御史前後
為輶軒使丙戌還四川按察副使入松州淑人常家
居一切內外務躬為經紀迨鄭政無不當先大夫旨
者十年以徃劬劬然力也一無異未遇時辛卯先太

夫遷河南按察使謂淑人老子矧有甯盍一日從家
政偕我廼淑人從河南癸巳遷湖廣布政使從湖廣
甲午晉御史中丞撫貴陽從貴陽丙申調撫江南從
江南時淑人累拜章服崇貴矣廼諸門内治若敝菲
也一無異嘉定時其年冬被命歸俟勘從歸歸四年
庚子哭先大夫於正寢亡幾何盜入掃室中篋藏惟
圖書命冠服無他贏弗噍也火其居淑人手提子有
年出自牖度屋踰屋極得下趣之寢燎不可嚮矣御
夫拜且號率子姪臧獲疾力救寢喦盡而先大夫柩

儼然存竟畏之況觀者詫謂先大夫無罪且淑人精誠所感云然倉遽間冢婦暨三孫女迄迨於火既若彌天然延淑人飲茶披礫撫存稽顙屹爲喪敗砥柱其神守一無異平居時復念先大夫心跡未之白也具疏遺冢子趣勘事既白　天子顧綏先大夫功賚邺典淑人拜　命如令稱感泣日訓子勉自植報國成先志壬子有年領薦順天越壬戌爲進士主事刑部甲子謁假歸其冬子有孚拜淑人命謁選得江浦主簿而子有年者闕淑人漸老也既病侍之居淑

貧貸之儕不親生旁衆竊嘆或愛憐取時情煦煦從
史之淑人獨不然時飭曰無媮靡而已丁卯春淑人
遣子有勲謁選是冬子有年告限及矣淑人日督之
往辭以無待則曰婦若孫林林在也我矧強食試一
往且爾獨不念吾志耶子有年辭不獲則白淑人兒
即往不能旬月後當復請許之廼留其孥而别已子
有勲得平度州判官子有年補吏部驗封主事戊辰
春調考功復以病請馳歸淑人衣冠堂上坐納拜拜
罷勞曰兒視我當不加老歸何遽耶當是時淑人固

無恙也越主日江浦候者謁歸淑人起倚門致命詞命已忽頓地自是漸病烝烝脉脉不能堪病且革呼冢婦囑曰我死即汝輩殮我毋假手丈夫子乃瞑是淑人降生後二日也享年八十有四嗚呼淑人天性至厚謹靜柔默初不見賢知圭角然而冥協大義相道母儀往往出賢知所難其勤家庀政曾靡聲色動者然當起家器不為溢徐遇變七不為喪凝然也孝妥然以植蚤歲攻苦茹淡約以終老於經費纖嗇矣然而篤於義遇當施輒不復惜性嚴祀事率五夜起

治其戚屬吉凶內外族甚恩而繩之必以禮度下逮
力從婢姥未嘗不疾苦恤也亦未嘗不適其則平生
不能就閒釜蠶桑麻未嘗不親從事即晚歲猶然一
日見族孫孤貧為手紉衣衣之勸以就學時已大耋
矣其篤性類如此先大夫嘗曰自余寄淑人養也不
憂養授之內學事種種無顧慮皆以之署也入不聞
交謫而不肖孤輩生當豫大之世出不能無與盛罷
交及入侍淑人所稱教若其行事大都淳龐太朴若異
代者然廼懺然若殞墜深懼不克守也嗚呼今而後

未所見聞矣淑人少先大夫十一年後二十八年詳
先大夫雖不畜侍兒歲辛巳淑人念在邸久苦客單
也購良家子將遺之侍先大夫馳書固止之遂賡對
終身云生一女子適邵憲副煉介子里四男子長州
判有勳娶邵州判淶女繼張氏次庠生有濟殤次注
簿有孚娶楊侍郎大章女繼王布政恩冢子惟一女
最幼主事有年娶邵知縣炤女繼徐舉人希明女孫
男八啓孫啓經啓縣啓緒有勳出啓和啓科俱庠生
啓稷有孚出啓端有年出孫女六曾孫男三本欽本

鎔本銓方淑人哭先大夫之歲家無見孫及晚年抱曾矣歲時上壽內外産左右列計不下數十人淑人顧之愴然曰恨先大夫不及見也已淚泫然下嗚呼今而後淑人復不及見矣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始先大夫塋得兆雲樓鄉陸橋園之陽祗 國制并營淑人壙至是勲等卜以已巳某月某日奉淑人合焉痛惟淑人懿行偹矣生靡壼外揚歿復終泯而不著孤何以爲心是用泣血述其槩如右敢祈大君子一言之辱以賁諸幽宮而徵信裔世先淑人沒且不朽然